論洪承疇的「流賊敗遯」題本

兼論共匪印行的「明末農民起義史料」

李　光　濤

一九五四年共匪印行的「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簡稱明農)一厚冊，以史料計之，凡五百一十五葉，共三十七萬零八百字。其史料來源，據「凡例」說：「本書所選史料，共計二百二十篇，都是清內閣大庫檔案。」而其輯錄的處所，約言之：(一)北大文科研究所所藏的明題行稿之類凡一百五十四篇，(二)東北圖書館印行的「明清內閣大庫史料」凡二十六篇，(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印行的「明清史料」凡四十篇。像這堆史料，其本身的眞實性，由史學價值而言，自無異說。不過，問題在「明農」的編者有一成見，其成見則爲同情明季流賊之煽亂，以煽亂而稱曰「農民起義」，於是乎本書的序文更多歪曲之見(後面有說明)，這都是讀者應該特別注意的。有如史語所印行的「明清史料」，參「凡例」，既在收錄之列，爲甚麼乙編九、十兩本的流賊史料，凡二十餘萬字，「明農」竟全未採用？我想，關于這一點，可能正是受了「明農」「編者的話」之影響。如其言有曰，「我們……必須對所有的史料加以精密的審查比較」，這一意見，說來也是應該的，不過，「審查」和「比較」，首先必須注意每一史料本身的分量，不能操之過度，其有些重要的史料，總不能隨隨便便地而被放棄了。比如乙編第九本八六二葉所載，崇禎十一年六月陝督洪承疇的「流賊敗遯」題本，這一文件，是報告李自成敗得比較最慘之一記錄，幾幾乎在洪承疇追剿之下而被生擒活捉的，其性質這樣的重要，而「明農」編者竟因爲由于「審查」和「比較」而斷然地加以棄置，這樣說來，等於是要替李自成多少做點掩護的工作，這在史學言之，是很失當的。因此才引起了我們特別的關心，不得不加以研究以介紹於一般的讀者。題本長凡六千餘字，字字都具有眞實性，在全部流賊史料中(包括北大和東北圖書館所有的明檔)，

也正是「獨一無二」的可珍可貴的史料。由此一文件，可以看出洪承疇制賊之「擅長」，而如李自成之「遇强則遁」，似乎又有些不堪洪承疇一擊的樣子。再參此文件，總觀明季剿賊之事，如洪承疇其人者，倘得久於其事（不必多久，只須再延長一二年），則是李自成之必滅也是勢所必然的。無如彼萬惡的建州(清人)竟爲流賊造時勢，採取了「東呼西應」(參羅振玉史料叢編天聰年奏疏册九年二月三日儒學生員沈佩瑞欽成大事奏本)的戰略，乃有崇禎十一年之「戊寅虜變」以牽制明人，使不得專力討賊。當此之時，明帝遍察內外臣工，惟獨陝督洪承疇可任以禦虜，於是洪氏奉命率軍入援，以致秦中空虛，「制賊無人」，其後李自成之復起，卽以此故。茲將題本摘要錄之於後，同時爲徵信起見，並製版公之於世(圖版一)，是亦傳布明季流賊重要文獻之一微意也。

（1） 闖將等賊，屢剿潰敗，已經節次具疏報聞。臣以闖賊拼命越渡，勢已零落，急催總兵左光先於四月初七日自景古城起行，率領副將馬科等官兵，由北路臨洮鞏昌疾趨剿殺。又催總兵曹變蛟，亦於初七日自新洮州起行，率副將賀人龍等，由南路岷州入山追剿。臣督總兵祖大弼官兵由臨洮趨秦州以東馳延慶合剿。十四日行至鞏昌府，據探丁報，闖將一過洮河，卽另領賊男婦三百餘名，各騎馬騾先行逃走，晝夜兼程，由寧遠馬塢山中，奔西禮去訖。總兵左光先官兵，隨後急追，其餘流賊，四散奔竄，倚山避兵。總兵曹變蛟分發賀人龍及參將白廣恩等，另爲一路，曹變蛟自爲一路，各設法入山搜剿。

（2） 節據總兵左光先屢次具稟內稱，職于四月初八初九兩日，冒雨統兵至渭源鞏昌，意謂賊阻陰不走，我兵可抄其前，不期兵行疾而賊走更疾。職初十日至寧遠，未時，據營撥回報，從漳縣出來賊，連老小約有三四百，奔馬塢去。職卽同副將馬科，酉時出兵，挑選精騎，盡走一夜，十一日黎明至馬塢。賊未敢在馬塢住歇，又行四十里，亦未敢奔村莊，在野地略息，三更起身，不走正路，踏荒沿山徑而去，苗頭似向桃坪一帶。據馬塢鄉民獲四賊婦，內一婦極知闖將來歷，謂所剩者是精賊，倘有騎捧馬騾，其婦女幼小不及百十，要去尋合過(天星)混(天王)之賊。此職等所追，正是闖將。其二虎嘗家殘孽，從過洮河時，卽分路另走，口風要招安。

闖將素極狡猾，今值挫殺之極，蹤跡益加詭秘，且避走山中，掩藏行徑，非大夥賊勢，極難偵探。職等兵馬晝夜馳趨，大半困乏，十一日夜起行，至十二日到縣(寧遠，今改武山)。據營撥回報，賊于十一日三鼓時到黎林橋，一刻時候，即起身往東南，苗頭向成徽。職同馬副將計議，挑選精兵合近一千，騎搀馬騾，期于十二日夜半，由晒經寺一路直截徽州，或可抄出賊前。十三日疾走一百六十里，至黃渚關，十四日早至宜陽川，離成縣二十里。據報，賊往板橋路上行十數里，折轉太石山、西高山，沿西牛江下，出關溝，入略陽地方去。本日午後，又據撥丁傳報，賊走拔谷峪、剪子垭、大三岔，苗頭向略陽，離職等二百里之遠，追之不及，徒爲疲苦，只得收兵紅川徽州上下休息。續據營撥回報，哨探賊奔陽平關去訖。職等暫住紅川，聽示遵行。

（3） 臣看得……闖將原稱大股賊衆，節次剿殺投降，其逃走惟闖將領男婦三百名口。……總兵左光先統副將馬科追剿闖將，機會可乘，心力未竭，致有違誤。臣入馬塢山中，親查最確，謹據實糾參。

當四月初八、初九兩日，光先統各官兵，從臨洮渭源冒大雨直走鞏昌，抵寧遠，未及進城，徑入馬塢追剿，其行甚速，其志甚銳。及臣入山，在馬塢地方查問堡民趙明節、張希庫、李國寧等，皆稱闖將所領精賊男婦，實止三百，內婦女幼小有五六十，所騎馬騾甚爲疲弱，更無騎搀。初十日近晚，過馬塢，本夜在馬塢南二十里村莊住歇。左光先等統兵，初十日酉時自寧遠入山，行一夜，十一日黎明至馬塢，即各賊於本日早四五更起行，相離不過四五十里。若能挑選精兵壯馬，暫歇半日，十一日午後，緊襲闖將之尾，跟蹤窮追，不過一兩日內，可以追及剿殺。乃光先已知闖賊遠近向往，尙不能疾行趨利，十一日在馬塢歇兵一日，已爲延遲，本日夜二更起行，又不襲賊跟蹤，十二日辰時，官兵轉到縣(寧遠)，然後挑選精兵，騎搀馬贏，于十二日夜(有脫)更起行，復由晒經寺、黃渚關山路，走成徽，意欲抄賊前截殺。不知闖賊原不走成徽，官兵行愈疾而路愈差。迨十四日早，兵至成縣之宜陽川，據報闖賊已由西高山順西牛江，苗頭要奔略陽。若此時官兵即由宜陽川入成縣之南十里鷄頭山，走關溝，以及金竹二郎壩，係賊必走之路，猶

可望追及剿殺。乃徑謂賊已走遠，卽收兵紅川、徽州，具稟請示，臣不勝駭異。

（4） 夫闖將爲諸賊中元兇，僅領三百喪敗之衆，抱頭鼠竄，誠數年未有之機會。卽窮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顧性命，以擒斬此賊，亦是應得責任。無奈計算不到，追趕不緊，使元兇脫然遠逝，目前既不能成一股完功，將來尤必費兵力殄滅，光先何所辭責。

（5） 臣計各官兵自三月十九、二十連捷之後，又自四月初四日羊撒追賊，卽由景古城、臨洮、鞏昌入山，奔禮縣，轉至成徽，十日之內奔馳一千二三百里，非不知兵馬疲困已極，但論其時則一刻千金，論其地則毫釐千里，臣按追賊之時日地里，以正光先之違誤，則光先當自無辭。

（6） 崇禎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奉聖旨：知道了，曹變蛟左光先等功罪……著該部看議具奏。漢賊既分兵搜剿，洪承疇仍卽星馳，與(陝西巡撫)孫傳庭併力合殲，共收全捷。

由上摘要，試討論如次：

一

第一條所云「闖將等賊屢剿潰敗」，參懷陵流寇始終錄(簡稱懷錄)十一年四月戊寅及丙辰記載，卽「一敗之於番地，再破之於洮河。」番地卽「西羌」。先是，「承疇自階、文還兵，知闖賊由松潘走臨洮、鞏昌，乃西向窮追之。賊出長城入西羌，曹變蛟、張天祿、賈呈芳等大戰羌中。羌人見兵入境，官兵與賊，遇者卽鬬。諸將既擊賊，又禦羌，左右搏鬬，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賊還入塞，變蛟又大戰于洮河，敗之。」此一戰役，當承疇捷書未至之前，兵部尚書楊嗣昌嘗譖承疇於明帝，「言承疇避賊。」及承疇「具疏報聞」之後，明帝欣然曰：「吾固知承疇不避賊。」按，楊嗣昌之言承疇避賊，參明清史料辛編第九本八九四葉戴工科給事中彭琯題本，原由「忌刻」而出此。蓋嗣昌生平，「本於忌刻，行事則是己非人，事敗則參人庇己，甚且功罪混淆，胡以克濟？」所以懷錄編者對于流賊之禍而論嗣昌有曰：「禍根在嗣昌，不殺之，必至亡國。」(卷十一葉十一) 其實禍根仍在明帝自己，使明帝不信任嗣昌(嗣昌之進

用，由于田貴妃的關係），則嗣昌亦無得禍國。（嗣昌嘗勾結太監高起潛共同陷害盧象昇，亦其禍國之一端。）由此一端，可見明季之事，其君其臣都同是禍源而已。所幸當洪承疇任陝督時，崇禎帝又深知承疇之能，故不爲嗣昌之浮言所惑；而其時承疇之剿賊有功，當亦與明帝之信任有關。

二

第二第三兩條，茲光濤爲了一般讀者增加更深的瞭解起見，特製「李自成敗遯山中形勢圖」（參圖版貳），圖中空心線指官兵，實心線卽流賊，其旁俱加註說明。由此說明，姑專就左光先之追賊再總合言之，大抵流賊於一敗再敗之後，爲官兵所追擊，可能事前賊中有一默契，故於過洮河之後，卽分別逃竄，也正是化整爲零的辦法，以分官兵之力。於是有逃入岷縣一帶的，有散走西固階州等處的，總之，還不是爲了「倚山避兵」罷了。諸賊之中，祇李自成之逃走人數較多，也僅三百敗殘之衆，爲了生命要緊，一過洮河，便卽拼命奔逃，曰漳縣，曰馬塢，曰桃坪，曰西牛江，都是自成所經之地；接着又走略陽，走陽平關，厥後更竄入四川。其間當自成經過馬塢時，是四月初十日夜。由於連日奔逃，人困馬乏，更加饑餓難支，逃到馬塢南二十里地方，意謂去官兵稍遠，於是不得不「住歇」。然其時自成逃命第一，可說「一刻千金」，我想，雖曰「住歇」，不過爲果腹之計；果腹之後，當又乘月奔逃的。而自成此時情景，看來眞同「喪家之犬」。其實這些苦頭都是白吃，其結果還不是爲清人造時勢，以及爲清人作「驅除」罷了。

再，關于左光先追賊之狀，大概言之，其自臨洮起，所經地方，曰渭源，曰鞏昌，曰寧遠（今名武山），到寧遠是四月初十日。因聞自成奔馬塢，隨於是日酉時自寧遠起行，走了一夜，於十一日黎明到馬塢。由於未能眞知賊情，認爲自成「苗頭向成徽」，於是光先在馬塢歇兵一日，十一日夜又自馬塢起行，至十二日回到寧遠，挑選了一些精兵，「期于十二日夜半，由晒經寺一路直截徽州，或可抄出賊前。十三日疾走一百六十里，至黃渚關，十四日早至宜陽川，離成縣二十里。」其實光先這樣地追賊簡直是越追越遠，不知自成早已沿西牛江直奔略陽而趨陽平關，彼李自成也就是在這種追剿之下而被脫逃的。同時還有四月初八初九之連日陰雨，光先俱冒雨統軍，由

官兵的精神和行路言之，正是不利的。反之，其在流賊，不逃則死，管他陰雨不陰雨，或更利用陰雨以加緊其逃走之計的。總而言之，此次左光先之追李自成，只因一着之差，而便失去擒渠之機。比如四月十一日黎明光先至馬塢，據洪承疇後來親至馬塢勘查，其時自成實逃去未遠，不過四五十里之距離，此際光先如能把握機會，跟蹤追擊，則李自成之被擒，正是意中之事。無奈光先計算不到，大寇竟至脫逃，諺所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云者，卽此之類也。

三

摘要之外，還有「圖版壹之九」最後一行，亦應加以研究，以見洪承疇前者所建輝煌之功，有如所云：「自前中斗星等一股投降，而闖王所遺賊孽業已淨盡。」按，此處之「闖王」，係指九年伏誅之高迎祥。而高迎祥之被擒，據明史流賊傳(包括懷錄)書：「九年，孫傳庭新除陝西巡撫，銳意滅賊，秋七月，擒迎祥於盩厔，獻俘闕下，磔死，於是賊黨乃共推自成爲闖王矣。」今檢檔案中關于崇禎年奏疏冊(係殘册，所錄俱爲中外奏疏，姑以「崇禎年奏疏册」名之)所載援剿總兵祖寬塘報，則擒迎祥者乃洪承疇，與孫傳庭無關，如塘報云：

> 援剿總兵祖寬塘報，爲奉調合勦生擒賊首事：職一點血心，矢志滅賊，于本年五月內，蒙督理二老爺(光濛按，所謂督理二老爺，一卽陝督洪承疇，一卽河南總理盧象昇，疆場之事，二人同心，可謂國之干城。)會調入秦，與監紀袁同知，自七月初一日自河南發兵，初九日進潼關。十三日至渭南，遇蒙洪老爺面諭職等云：首賊闖王驍雄，屢被遼兵殺敗，由湖廣越漢中焚掠，秦中必須汝等秉力合勦，方可蕩平。職隨傳諭各官兵，無不踴躍前往。十六日兵次臨潼，又蒙洪老爺犒賞兵丁，示以方向，臨陣不許割級，不許掠財，□獲闖王者，重授上賞。官兵愈加鼓舞。于十七日抵西安，接到撤兵札付，職遵依回師。不意盩厔縣警塘報，賊衆盤踞本縣黑水峪山中，殺掠異常，相距省城不過百五之外，請兵速赴救援，到職。本日又蒙督臣洪(原空二字)密札，朝廷費多少金錢，調兵費若干苦心，大賊在前，可因奉撤而卸責乎？必滅此朝食，始見戮力。職與袁同知諭令各兵，人人勇往，于二十日冒雨馳至盩厔縣，正遇闖賊在馬朝地方，與督理主兵厮殺，未分

勝敗。職率標下中軍遊擊李應科、內司遊擊祖進忠、參將高桂、參謀遊擊孫光先、總督大旂遊擊雪實(雪疑誤)、旂鼓都司李廷隆、副將楊倫、李輔明、祖克勇、劉仲文、參將劉正傑、火攻遊擊劉一偉、金斌、關寧監視參謀未(疑朱之誤)贊元，各(原空一字)上召督陣□旂守備白似玉、陳其美、王玉、吳景秀、李茂盛、張弼良，及各營中千守備材勇張志羔，耀(疑躍之誤)馬揮戈，一齊撲砍賊營，則主客官兵喊殺震天，將闖王生擒下馬，殺得各賊抱頭鼠竄，奔入山內。除殺過賊數，奪過馬騾，並傷損士馬等件，確查另報外，職統各營官兵札營峪口，務期一鼓成功，以紓宵旰，于二十三四日遵卽(疑誤)憲札班師，防護陵京。爲此，理合先行塘報。

塘報內記闖王之被擒，有曰：「蒙洪老爺犒賞兵丁，示以方向，臨陣不許割級，不許掠財，□獲闖王，重授上賞，官兵愈加鼓舞。」由于此一鼓舞，於是各營官兵「躍馬揮戈，一齊撲砍賊營。」當是時也，「主客官兵，喊殺震天」，於是乎「將闖王生擒下馬」，於是乎又更「殺得各賊抱頭鼠竄，奔入山內。」這一捷功，可謂「壯捷」，而洪承疇之指揮若定，有戰必勝，卽此亦可概見矣。所以承疇威名，當時震於賊中，參明季北略，賊中且有「洪兵」之稱。據此，則李自成之屢戰屢敗，以及「遇强則遞」，也正是勢所必然了。

四

再讀圖版壹之九，其中關于述及追勦戰中所有斬獲與同前後收降之功，亦當拈出記之：「共斬獲賊級九十九顆，生擒二十五名，投降收獲男婦三百六十六名口。」這一功次，尤其是後者之「投降賊衆」，經承疇驗收之下，認爲太半都是精壯，准其編收入伍，「俾其臨陣對敵，以賊攻賊。」而所謂「以賊攻賊」，易言之，也就是所謂「以敵制敵」的辦法，其在承疇言之，最是擅長。例如後來承疇爲清人用兵江南以及雲貴之役，都是採取了這種辦法而制勝的。這是後話，不必再提，現在只說題本中投降的賊衆。大概這些賊衆，每一賊人都有「妖號混名」(據題本)的。妖號卽綽號，參懷錄卷一葉三一記道臣曹應秋之言有曰：「大抵賊多邊軍，有良家子及武弁世職，故隱其姓名，而稱綽號。」又卷一葉三另有一則云：「一時賊首，多邊軍之豪，及良家世

職，不欲以姓名聞，恐爲親族累，故相率立諱名。」不過，今此題本內對於許多之「妖號混名」，是不便一一「臚列」的，而其有名的，其在賊中說來，都是些「猙獰慣戰」比較著名的賊目，而且稽之「賊籍」，有些都是可以查考的，姑表之於後，俾便檢查之用。

妖號	的名	籍貫	妖號	的名	籍貫	妖號	的名	籍貫
金龍	趙雲飛	宜川縣	就地飛	張應華	延川縣	飛虎	劉孟敬	綏德州
一頂盔	王南芳	延川縣	四龍	王加伏	綏德州	黑煞神	李茂春	綏德州
飛龍	王進奄	延川縣	跟虎	黑九霄	清澗縣	新天枉	王可與	宜川縣
慢虎	王艾	宜川縣		黑九成	清澗縣	搜山虎	郝九松	宜川縣
四虎	李成相	葭州		王弘宇	清澗縣	闖時枉	王汝貴	宜川縣
小黃鶯	于滿川	清澗縣		曹啓德	清澗縣	翅飛	郝自衛	延長縣
黃巢	王金錢	延川縣		馬二	延安靖邊	勇將	白惠喜	宜川縣
存孝	李自法	吳堡縣		蔣明宇	延衛	黃鶯子	高自見	宜川縣
三跳澗	張興	宜川縣	薛仁貴	焦得名	鄜州	三隻手	蘇四	山西隰州
巡山虎	華成光	清澗縣	周三	周汝敬	綏德州	伶俐蟲	高文興	延川縣
穿山虎	高順	清澗縣	掏槽	黨維宣	米脂縣	黨三	黨希才	寧塞
黑鷹	程光先	宜川縣	九條龍	劉進福	山西臨縣	騎山虎	古自存	保安縣
五虎	蔚守珩	綏德州	亢金龍	康榮	宜川縣	高四	高應雙	清澗縣
奎木狼	劉應封	清澗縣	上天龍	任月才	定邊	獨行狼	胡守祿	安定

據上表，另參懷錄，姑略說如次：

（甲） 表內之四虎、薛仁貴、九條龍、上天龍、勇將、三隻手等，凡六人，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乙巳關于「在武安乞降(註一)賊目」一名單(註二)，此輩大名俱載其上，

（註一） 六年十一月甲辰(十六日)，時賊屢敗，不得掠食，困甚。系涼（疑誤）屯武安，王樸家丁多關中人，與賊親知，得賂，謬爲甘言以惑樸，楊進朝、盧九德皆信之，而驍健樂亂者多。乙巳(十七日)，賊乞降，自稱饑民，頭目張妙手、闖塌天、滿天飛、邢紅狼、闖將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陝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歸降，押還故土復業。樸等恃監軍爲奧援，欲取大功，許之。賊乘間以重貨與兵民貿易裘靴，爲渡河計；其在林縣、武涉者尚刼掠。樸等邀撫按同受降，皆不從，畏監軍勢，亦不敢阻其事。丁未，賀雙全、張妙手等十二人親至武安，見帥監及道臣常道立，環跪泣請，唯命生死，進朝等以疏於朝。張妙手善射，試之，百步中錢孔。(卷六葉二十二)

（註二） 在武安乞降賊目名數載之，使知渡河後分合之勢云：賀雙全、新虎、九條龍、闖王高迎祥、領兵山、勇將、滿天飛、一條龍、一丈青、哄天星、三隻手、一字王、闖將李自成、蝎子塊、滿天星、七條龍、關鎖、八大王、皂鶯、張妙手、西營八大王張獻忠、老張飛、詐手、邢紅狼、闖塌天劉國能、馬鵝子、南營八大王、胡瓜、哄世王、一塊雲、亂世王、大將軍、過天星惠登相、二將、哄天王、猛虎、獨虎、老回回馬光玉、高小溪、掃地王、整齊王、五條龍、五閻王、曹操羅汝才、稻黍桿、逼上路、四虎、黃龍、大天王、皮裏針、張飛、石塌天、薛仁貴、金翅鵬、八金龍、鞋底光、瓦背兒、劉備、鐵天鵝、上天龍。舊云六十一名。(卷六葉二十二)

則其非等閒之賊，卽此可知。而如「薛仁貴」其人者，題本中更特別加重言之，有「掌盤賊頭營家」之說。據此，則其地位，初期當自爲一隊，也是大賊，後來，也許由於部隊損失多才與自成合夥的。總之，凡見「乞降賊目名單」的，依我的看法，可能當初都是大賊，其與「薛仁貴」恐怕都是同一情節而已。

（乙） 表內之飛虎、黃鶯子、五虎等，在當時之用此妖號者恐不止一人。如：其一，六年十月，是月故關把總朱道淳有「擒賊渠五虎於井陘」之報，並云：「卽宜川賊王良謨。」其二，六年十一月戊戌，京營兵擊賊於武安之猛虎村，有「黃鶯子等皆死」之報。其三，七年正月戊子朔，河南巡按劉令譽有「京軍破賊於泌陽之牛蹄村，殺渠飛虎，斬千餘級」之報。由上三則，試再引道臣曹應秋之言作一解釋，如卷十一葉十一記應秋論及賊中之綽號有曰：「殺一人又立一人，以應其號。如一字王劉小山，左帥擒之，予所監斬，後有新立一字王。惟紫金梁死，其黨歸闖將，無復稱其號，此賊似能統領諸賊也。此賊死後，衆賊各自爲隊，時分時合。」

（丙） 表內之金龍，題本中說他是「蝎子塊原遣領哨賊頭小闖將，首稱驍雄。」此一說又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卽所謂「蝎子塊原遣」；尤其是「原遣」二字。今細思之，可能蝎子塊此時(崇禎十一年四月)已前死，或者正如闖王高迎祥一樣，也是被承疇擒斬的，所以關于其少數餘黨才能稱之爲「原遣」，也就是遺孽的意思。此一解釋，可以說，是很合理的。今檢懷錄，與此說有出入。懷錄記蝎子塊，四年六月癸卯條始見之，有云：「蝎子塊姓張，淸澗人，馬步七百。」然否，姑不論？特是關于蝎子塊之死，懷錄說錯了，於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最末一條書：「蝎子塊死」，去承疇題本已二三年之久。以此爲例，則所謂明史，所謂懷錄，其眞實性都是大有問題的。比如闖王罷(見前)，其被擒經過，檔案中所記的，明明是出於洪承疇之指揮，而如明史諸書竟張冠李戴，認爲是孫傳庭之事。(光濤按，明史之張冠李戴說來亦有其故，可能當迎祥被擒之日，傳庭卽立時具疏報捷，以此中外相傳，便成爲傳庭之事。逮之承疇降淸之後，明史列傳已無其地位，以此有些事蹟都是分別寫入別人名下了。不過，本文的研究，看法與此不同，其凡有檔案可稽的，自應以檔案之紀錄爲正宗，俾成爲眞正信史之言。)實際明史的錯誤，比之懷錄更多更大。試再舉一例，有如懷錄九年正月辛亥書：「闖王、闖塌天……疾攻滁州。」明史流賊傳於此則爲：「九年春，迎祥、自成攻廬州……又攻滁州。」以上兩條，合而觀之，其第一條所說的「闖王」，當然

是說(高)迎祥；而如所謂「闖塌天」，其的名則爲「劉國能」而並非所謂「李自成」。此一問題，我想，明史作者也許以爲「闖塌天」也嘗簡稱「闖賊」，由「闖賊」再演變爲「自成」二字，於是乎「迎祥」和「自成」也就是這樣地連在一起了。又懷錄九年正月末條記自成當時實在秦中，其言有曰：「是月洪承疇……專力勦闖將，遂有海喇都、乾鹽池等追戰。」由此一條，更足證明明史之錯誤。凡此之類，今不必多舉，總而言之，還不是貽誤後人罷了。所以本文採用史料，檔案最上，懷錄次之，(懷錄記事，大都亦有可據，其錯誤當有別故。如明清史料甲編第二十五葉所記濮州之戰殺賊七千，其骸爲饑民所食。懷錄卷十三葉二十一亦記之，但斬級之數爲五千而已。) 明史最下，幸祈讀者注意之。

（丁） 表內之獨行狼，懷錄亦有其記事，如五年六月丁未書：「混天猴、獨行狼、一字王，以萬餘賊攻合水。」據此，則可見獨行狼當初也是一個大賊，其附於自成，揆之前面所說的「薛仁貴」，可能都是一回事，也是屢戰屢敗之後實力無多，才與自成合夥的。

五

研究賊情，最重要的是日期。比如題本內之四月初七日是追剿李自成開始的日期，五月十四日是承疇暫駐秦州(天水)布署一切的日期，六月初八日則爲題本到達北京後奉旨的日期。這三個日期，自追剿至奉旨，中間距離歷時凡兩月零一天。此姑不算，還有聖旨下達承疇軍前，其經過時日至少也要十多天之久。而如聖旨末段所云：「漢賊既分兵搜剿，洪承疇仍卽星馳，與孫傳庭併力合殲，共收全捷。」這道聖旨，其在洪承疇言之，實以討賊爲己任，卽無聖旨之責令「併力合殲」，其對于流賊(尤其是李自成)亦是不肯絲毫放鬆的，有「除滅務盡」的決心。有如四月內追剿之戰，據懷錄卷十一葉七，則有「此月中，闖賊爲洪所逐，足不得停」之記錄。此一情形，可見「洪兵」之討賊，可以說，是佔盡了優勢。所以後來陝西巡撫孫傳庭有一題本(題本封面註：「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到司」) 曰：「各股大寇，次第俱東，其在西者，惟闖將一股，節據各鎭塘報，擒斬已不啻數千。」(明清史料辛編第四本三八五葉第二面) 孫傳庭所言，亦爲四月事，其云擒斬數千，由剿賊言之，可謂剿賊第一功。乃承疇題本未及詳言，茲孫傳庭言之，益足看出洪承疇之剿李自成，等於是自成的「尅星」。以此平賊，則賊之

平也，並非難事。據懷錄十一年四月載：

是月，兵科李焻奏曰……秦賊自闖將西敗，過混東奔，黃龍一戰，賊勢披靡，餘寇雖逼岷州，而督臣洪承疇駐徽州，鎮臣祖大弼與曹左二帥先後入鞏昌，又有臨洮階州諸部合力夾剿，自無難撲滅矣。(卷十一葉六)

曰「秦賊」，曰「闖將」，曰「無難撲滅」，此科臣李焻深信承疇力足勝任之言也。茲爲證明洪承疇其在(十一年)五月以後所有東西夾擊乃至潼關原之又一次大捷，特據懷錄彙列於後，以見承疇戰無不勝之一實狀。

（1） 五月辛巳(十九)，左光先以兵二千，擊賊於固原大寨，進至秦州，遇六隊兩哨，混天王、四天王、仁義王等千餘賊，走禮縣，擊斬二十餘級，降混天王、仁義王、四天王及其黨五百。(卷十一葉七)

（2） 六月庚子(初九)，過天星等敗于三水邠州，勢窮奔竄，總兵曹變蛟、副將賀人龍、馬科等分路剿之。壬寅，賊從寶雞出山降。(卷十一葉八)

（3） 闖賊匿于洮河，止有六隊祁總管兵及爭世王殘衆隨之。馬科守河州，祖大弼守沙羊堡。丙午，總兵曹變蛟率岷洮副將賈旻芳等以兵至西和成縣，合遊擊卜從善等馬步兵，進至階州山中，冒暑深入，十日三戰，擒斬二百五十，降九梁星、飛虎等賊將三十餘人。爭管王、祁總管，皆闖賊掌盤子兇悍，變蛟遣降人說飛矢(疑天之誤)龍、混肘虎、混海龍等，使密圖之。庚戌，飛天龍斬爭管王首，至徽州降；邢家、常(疑党)家餘賊八虎、草上飛等，至階州降。丙辰，承疇遣監軍道張兆曾、副將趙光遠、遊擊孫守法等，至陽平關；又發副將賀人龍以兵千餘，副將馬科、遊擊崔重亨等統兵三千，至關協剿。闖賊由陽平關白水江再入四川，巡撫傅宗龍以雲南兵三千人與總兵羅尚文禦之。飛天龍姓名折增修，混肘虎姓名張成善，混海龍姓名張成福。(卷十一葉八)

（4） 七月癸亥(初二)，陝西監軍道樊一蘅，督副將馬科、賀人龍等，自陽平至白水，蜀將羅尚文、副將孔全斌等亦至，同擊闖賊，斬百餘級，賊奔大損。(卷十一葉十)

（5） 八月辛卯朔，陝西總督奏關中賊盡，命出關征豫楚賊。傳庭約(總理熊)文燦、(河南巡撫常)道立(光濟按，熊常二人俱擠臣楊嗣昌所用)合力，卒無應者。待久，將

士疲，乃遣總兵曹變蛟、原任總兵王洪往西鄉，令遊擊孫守法防南山口，自以兵還西安。(卷十一葉十一)

（6） 闖賊在南鄭縣南江外之南河大山，樊一蘅、左光先兵至南鄭，久雨，山谷成溪，半月不能進。甲午出兵，乙未，賊望見，逃入深山，追斬三百級，擒其老管隊黃鸚兒、陳虎山。賊入南山，暑雨奔馳，病者衆。出王郎口渡江，左光先擊敗之，追六十里，斬二百級，擒三十餘人。王郎口去城固十五里。一蘅遣兵截巴州通江之路，督馬科、賀人龍等合川兵入險追擊。賊疲甚，不得四流，遂盡出川北，向階州、文縣、成縣、徽州及西鄉，皆有官兵。曹變蛟以兵扼思渡河要路，左光先在漢中，夜渡江，斬二百級。闖賊初有黨男婦三千人，至是存半，遂東奔昇仙口及朱陽關，皆有兵，不得過，張妙年、祁總管等皆降。(卷十一葉十一)

（7） 九月壬申(十二)，命洪承疇、傅宗龍協剿蜀寇。(卷十一葉十二)

（8） 十月戊申(十九)，洪承疇謂孫傳庭曰：我曾與闖賊戰羌中，知其伎倆，已令曹變蛟、馬科逐之階文，將由岷洮舊路入陝，且至矣。賊至必走潼關原，公當設伏以待，可使匹馬無脫者。傳庭從之，每五十里伏一軍。變蛟自奮長刀斫賊，賊戰敗，走至潼關原，伏發，亟走。欲休息炊食，伏兵又起。如是累日，困甚，大亂，自相蹈藉。變蛟等以官兵跳盪馳擊，死者蔽地。賊棄馬上山，山中人遮險盡擊殺之。闖賊棄妻女，與劉宗敏等十八騎逃赴崤函山中。是時曹家兵最强，諸將皆倚爲重，賊聞曹將軍喪魄。變蛟每戰，輒數日不食，與士卒同甘苦，能用降人，得其死力。收得闖賊親近周山，厚遇之。每臨陣，山必挺身叱賊曰：吾在此矣，爾欲何爲？莫不駭愕退散。(卷十一葉十三)

參上錄史料，凡「洪兵」所至，賊衆竟一無抵抗，非逃卽降，直如「摧枯拉朽」一般。沒想到，討賊乃如是之易，毋怪乎明史孫傳庭傳記傳庭之言曰：「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以殺賊爲利，則賊之畏兵可知。所以承疇亦嘗親語傳庭曰：「我曾與闖賊戰羌中，知其伎倆。」(見前引史料)此所謂「知其伎倆」云者，易言之，也就是指自成之易與而已。於是十月內乃更有潼關原之大捷，而自成僅以身免，只率十八騎逃赴崤函山中。此一戰役，就實際言之，陝撫孫傳庭亦厥功不小，因傳庭亦認眞

討賊，故能與承疇通力合作，設伏擊賊，才有這一奇功的。反之，若易傳庭而爲熊當輩不肯擊賊（見前引史料第六條），不知又當如何了。茲自成既逃入山中，看情形，其勢已不能復張。當此之時，秦中只須有承疇，則自成之除滅，只旦夕之事。可惜「天不佑明」，而如檔案內所說的「戊寅虜變」竟乘時而至，入犯京畿，於是朝議調承疇率陝兵入衞，並令巡撫孫傳庭亦與承疇俱來。關于此事，明史孫傳庭傳有云：

> (十一年)十月，京師戒嚴，召傳庭及承疇入衞，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總督盧象昇督諸鎭援軍，賜劍。當是時，傳庭提兵抵近郊，與楊嗣昌不協，又與中官起潛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觖望。無何，嗣昌用承疇以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久留於邊，非譁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聾。

當承疇等率大軍離陝，路過潼關之際，參懷錄，豫中諸賊聞之大恐，咸認爲入豫剿己。於是諸賊爲了生存之計，紛紛向太監李繼政乞降。流賊之伎倆大都如是，要之，無非懾於「洪兵」之聲威而已。乞降記事如下：

> (十一年)十一月己未朔，曹操羅汝才在均州，知闖賊已破，聞孫洪兩公以兵出關，謂爲剿己，大恐。率其黨八營——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過天星、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告武當山太和宮太監李繼政乞降。繼政爲移咨文燦，許之。汝才猶豫未決，房令郝景春身往諭之，以劉國能（光濤按，即闖塌天，十一年正月四日就撫於隨州，署爲守備，隸左良玉。十四年九月以副總兵守襄城，城陷，爲自成所執，不屈死。）爲徵，乃以其衆詣軍門降。文燦會諸將，大宴汝才等及所部于迎恩官署，供費不貲。奏授汝才遊擊，分駐於上庸、房、竹溪、保康。（小字）唐汝被賊久，閒田甚多，宜以駐之，使遠于獻賊。自言不願受官領糧，願爲山農，耕稼自贍，而潛與獻賊相應。（小字）初降自必反側，在處置得宜。獻賊據穀城，屯羣盜于四郊，文燦束手無策。郎撫戴東旻曰：賊有野心，不可不早爲計。文燦不聽。(卷十一葉十四)

曰「文燦束手無策」，曰「文燦不聽」，則其人之無能可知。後來諸賊之降而復叛，

一言以括之，也正是由于文燦之無能而已。若在洪承疇，則承疇之剿賊有一恒言曰：「不眞剿必不能成眞撫，不招撫必不能平賊。」據此，再以事實爲證：(一)「流賊敗遜」一題本以及潼關原之戰，卽所謂眞剿也。(二)投降之賊，編收入伍，「俾其臨陣對敵，以賊攻賊」(見前)，卽所謂眞撫也。(三)以降人周山爲例(見前)，「每臨陣，必挺身叱賊曰：吾在此矣，爾欲何爲？莫不錯愕退散。」卽所謂用招撫然後才能平賊也。凡此諸端，實爲洪承疇生平用兵惟一不二之決策。而如清人(太宗)稱其爲「善用兵」以及甚麼「制賊有餘」之說，理由卽在此。實際明人更知其然矣，因明人亦嘗言：「不有邊兵之調，則流賊無自生。」其後自成再起，卽因秦兵之勁說，皆隨承疇東行之故。

既而自成衆至數十萬，杞縣諸生李巖爲之謀主，賊一時改變策略，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歸附，其勢益盛。十四年正月，陷河南府，殺福王。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三月朔，督師楊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能免，遂自盡。自是中原流賊，不可復制。以上見明史流賊傳。

讀明史流賊傳，應再讀洪承疇的「流賊敗遜」題本，則是自成的「伎倆」不難全部明瞭。卽在「明農」的編者，其覩斯篇，或亦有所感歟？

× × × × × ×

由於「明農」的編者本着他們的立場，因而他的那篇序文在說到流賊時，也就寫了許多歪曲的意見；這些意見，說來眞是笑話之至。我想，可能作者言不由衷，只是不幸在那種場合之下，不得不如此說說罷了。其意見試轉述如次。

一

第一個意見，關于「農民起義」的謬論，序文說：

明末農民起義，參加的很多，一般記載全說是「脅從」，或者說是「奸民」、「饑民」，「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更說，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以前，

農民起義軍「所過，民皆保塢堡不下」，「張獻忠傳」說，「入黃州，黃民盡逃」，但是我們在本書這些文件裏却看到不同的記載。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農民軍進入山西和順縣，當時的報告說：

「探至金上村，有和順縣逃出鄉民畢希然言說，縣內有句連，奸細預先糙(裝扮)鋤田的人，白天鋤田，夜晚守城上宿，因此裏應外合，偶於本(六)月十三日三更舉火吶喊，將城被賊搶掠(奪取)」。(一六四頁)

所說「裏應外合」，「舉火吶喊」，就將縣城奪下，一定響應的人很多，既然裝扮鋤田的人，一定是和農民連結在一起，可見和順縣是在農民協助下佔領的，「明史」所說「民皆保塢堡不下」「民皆逃」是不確的。

上錄凡三則，中間一則是檔案的記錄，前後二則是「明農」編者的意見。茲合而觀之，中間一條自然無問題，可是前後兩條的意見，就史學常識言之，未免扯得太歪了，看來不是那回事。有如檔案內所說的「奸細」，實際正是流賊所遣的「間諜」，其云「白天鋤田」，更是「間諜」的僞裝。以僞裝而附會曰「農民」，曰「起義」，同時也就是爲流賊作了一個證明，說他們都是來自田間的，都是善良的，再說一句罷，卽如現在的共匪，也都是先後媲美的，這樣看來，眞是不值識者一笑了。

現在我們不妨爲「明農」編者在史籍(懷錄)中錄出若干有力的證據，以見流賊當初是怎樣地利用奸細往往以爲陷城之用，比之所謂「和順」之陷城正是一回事：

(1) 五年正月己亥朔，延綏賊惡虎、邢紅狼、一丈青、混天猴，先以千餘人攻三水，不克，乃詐爲米商入宜君，壬寅，城陷。(卷五葉一)

(2) 六年七月丁酉(初七日)，五更，賊至樂平，城中伏賊應，開東門，賊入城。(卷六葉十五)

(3) 六年十二月庚辰(二十二日)，賊僞爲燒香者，陷鄜西。(卷六葉二十六)

(4) 七年正月戊戌(十一日)，賊僞爲官役，入竹溪城，執縣令俞某。其子伯麟請代死，賊殺其一家。(卷七葉二)

(5) 八年六月乙酉(初七日)，秦賊搖天動，遣其黨二十餘人傭于西和，門者雇之刈麥，夜代守更，搖天動夜至，守者汲之上，城陷，知縣耿桂芳逃。(卷八葉二十三)

（6） 十年正月辛丑朔，曹操等遣其黨入麻城爲內應，捕得斬之。(卷十葉一)

以上凡六條，就全部懷錄計之，當不止此。不過，今據此六條，以說流賊之僞裝，尤其是第五條所說「刈麥」的農人，其僞裝情形，揆之「和順」陷城情節，百分之百的足以悉其大槩了。除此，再參以明清史料所記姦細之陷城，亦錄其一二。如崇禎十年二月十一日隨州之陷賊，則爲：「狡賊內通姦細，於十一日五鼓，以六賊入城內亂，放火開門，使二百餘年城守一旦殘破；士民居室，多成灰燼。」(乙編第九本葉八四三)隨州之外，又如崇禎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襄陽之陷賊，也與姦細之內變有關。(乙編第十本葉九二四)他如崇禎十年九月初十日則有「永城縣劉總兵捉獲奸細四名」之報。(乙編第九本葉八五四)同年九月二十六日都司沈廻瀾有「李家集(去碭山三十里)鄉民捉獲放火姦細一名」之報，並云：「縣官審出口稱：十五日差出死賊十五名各處放火。」這些姦細，在明清史料中記之甚多，因太零碎了，姑略記於此，以爲例證而已。總之，凡上情節，當時河北道臣曹應秋有一概括之論曰：「其(賊)攻城，則先伏數人於城中，外賊夜至城下，城內賊殺人，城民自亂，遂得入之。多行金錢以布姦細，有信先知。」(懷錄卷六葉二十八)有此一條，則所謂流賊，所謂姦細，也就不難明瞭了。

二

第二個意見，參序文，則爲

「明史」所說「民皆保塢堡不下」「民皆逃」是不確的。(見前)

這條意見，我們現在惟一的說明是「拿證據來」。比如所謂「民皆逃」，參懷錄，其證據則爲：

九年正月乙丑(十九日)，鄖襄賊焚穀城，士民空城走。(卷九葉四)

九年三月庚戌(初五日)，九條龍等自清溪陷竹溪房縣，知保康城虛，不入。(卷九葉十一)

九年三月甲寅(初九日)，九條龍入竹溪，知縣魏鎭安已逃，城中無人。(卷九葉十二)

至於所謂「民皆保塢堡不下」，參懷錄，「民」卽「鄉兵」，易言之，也就是鄉村的農人，他們之抵抗流賊，都是「人自爲戰，家自爲守」的，大有與賊「勢不兩立」之狀。這種精神，與「明農」編者關于甚麼「農民起義」的謬論，竟完全相反。其證據

如下：

（1） 四年六月癸卯朔，降賊滿天星、一丈青又叛，掠宜川、洛川。戊申(初六日)，榆林道張福臻、總兵王承恩以騎兵四千擊破，賊奔韓城，官兵追之，糧匱，士民鳩貲犒之，又起鄉兵助陣。楊鶴下檄止兵止糧，潼關道胡其俊，以鶴意護賊，託名追捕，自潼川來，見鄉勇王大壯擒賊首飛虎，釋去，下令殺一賊以二人償命。(卷四葉十二)

（2） 四年八月癸丑(十二日)，沁水縣城東有竇莊，張忠烈公鉉之父尚書五典，知天下將有事，於此築堡居之。至是，賊來犯，鉉子道濬、道澤官京師，家人欲避賊，鉉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亦不保，等死，死于此耳。且我堅守，官兵必救，賊必不得志。斂鄉勇，率僮僕設守。賊環攻之，堡上矢雨注，賊傷者衆，乃退。他避賊者皆不免，惟張氏宗族完善。冀南兵備道王肇先，表其堡曰夫人城。(卷四葉十四)

（3） 五年八月庚辰(十五日)，山西賊紫金梁等以三萬賊圍竇莊，張道濬以其徒禦之，賊多死。聞陝西兵將至，懼，呼於壁下。道濬登陴見之，紫金梁免胄曰：我王自用也，爲王嘉胤所誤至此，今來乞降。(卷五葉十一)

（4） 六年正月辛酉(二十九日)，沁水地廣，東距高平，東南抵澤州，北至岳陽，東北至長子，西至翼城，西南至垣曲，西北至浮山，皆百餘里，賊凡五犯沁水，去來無時。張道濬倡率鄉人，築堡五十有四，擇長爲長，給以旗，遇警飛馳，頃刻而徧，各堅壁清野，剪賊遊騎，賊無所掠，數月不敢犯。(卷六葉二)

（5） 六年二月丙戌(二十四日)，賊屯輝縣之百泉書院，知縣張克儉有謀略，虛心咨訪，事得窾要，縣以富名，在深山中，賊依太行行刼，來去必緜，克儉增城濬池，使賊不能攻。鄉民醵金賽神者，克儉每月節其餘貲，以造兵仗，籍壯丁，立約束，平日無相凌役，聞警則至，計日計餉。遠設報馬，探賊苗頭，報馬旗斂，則安心力作，旗展，則上寨設備。賊在河北年餘，輝無失事，東作不廢。

臨漳知縣張爾忠，有才，實心任事。城卑敝，築外城裹之。以什伍之法，部署邑民，使鄉丁自爲守，聲息相通，互爲應援。鼓舞富民，市鞍馬，造甲仗，堅

利愈於官兵。賊在磁州、安陽，臨漳平壤，縱轡可至，懼鄉兵協力，不敢入境。河北用兵時，凡徵取於臨漳者，時日不後，解戶三日不歸，則代者續至，民不苦久役。凡解軍前騾馬粟麥羊酒，所費萬兩，不加派，不移借，撙節不急之費，及縣官入橐者爲之。兩臺知其賢，而時尙搜括，恐爲他縣累，不敢以聞。其獻討賊之策甚工，亦不盡用。使河南諸縣皆然，賊不得肆，可爲後世法，故詳記之。(卷六葉四)

（6） 六年八月甲戌(十五日)夜，(湯)九州破賊於九龍山，乘月追及百里。寨上民拍手歡呼，賊妻子號泣奔潰……奪賊所掠水冶婦女百人，鎖之一室，召其家引去。(卷六葉十七)

（7） 七年四月癸未(二十八日)，漢中賊欲走四川，不能過漢江，乃入終南。五月丙戌朔，出黑水峪，至盩厔，敗于鄉兵，還終南。(卷七葉十一)

（8） 八年二月壬午朔、張大受、掃地王、破天王等賊十餘萬，分掠潛山、太湖、霍山、宿松諸縣。山民習獵，藥弩窩弓甚設，所在結寨，賊入山屢敗。(卷八葉十一)

（9） 八年二月丁亥(初六日)，時……山西之賊在垣曲、岳陽、翼城、臨汾、沁源，土寇助之刼掠。黃梅鄉官梅之煥，率鄉勇集毒矢火炮，分列要害，又濬築別墅沈莊，以爲犄角。賊繞城南去，不敢攻。(卷八葉十二)

(10) 八年三月庚申，蘄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人，村民擒之，身長七尺，倡亂十二年，破十州縣，新姻九十有七，其子日啖人心，髮目皆赤。(卷八葉十五)

(11) 十一年六月丙辰(二十五日)，南陽知縣何騰蛟練鄉勇二十四營，賊至卽殺，又收用左帥叛兵，邑人賴焉。遷兵部主事，御史李雲鴻以爲靖中州亂，非騰蛟不能，疏留之。不許。(卷十一葉十)

參上錄史料，其記鄉兵之禦賊，可謂形容盡致。如：第一條之「鄉兵助陣……鄉勇擒賊首飛虎。」第二條之「堡上矢雨注，賊傷者衆，乃退。」第三條之「賊圍寶莊，張道濬以其徒禦之，賊多死。」第四條之「築堡五十有四……堅壁清野……賊無所掠，不敢犯。」第五條之「上寨設備……東作不廢。」及「(賊)懼鄉兵協力，不敢入境。」第六條之「(官兵)破賊……寨上民拍手歡呼。」第七條之「(賊)至盩厔，敗于鄉兵。」第八

條之「所在結寨，賊入山屢敗。」第九條之「率鄉勇集毒矢火炮，分列要害……賊……不敢攻。」第十條之「大盜爬天王……村民擒之。」第十一條之「練鄉勇二十四營，賊至卽殺。」凡上云云，俱爲明季農人眞正抵禦流賊之實事。除此，再以檔案爲證，有如第四條所記之張道濬，其事並不完全，據明清史料辛編第十本第九五九葉，尙有其弟「山西澤州沁水縣貢生張道澄奏本」，曾經道及是年(六年)禦賊之事，如云：「自崇禎六年流寇禍晉，臣集勇敢二百人，自備馬匹器械，保護桑梓，上下百里，幸得無恙。數年來，恐賊西渡，臣仍散養於田野之間。」有此一條，尤其是「田野之間」四字說來特別有力。當然，說的是農民，揆之上錄史文，彼此都是可以互相印證的。再說「明史」罷，關于「民皆保塢堡不下」之所云云，不消說，也正是一事。那麼，則前引序文「是不確的」一說，適足以看出作者之偏見，其價值等於是一種「浪說」而已。

再，由上錄史文，我們又更可以看出崇禎之世，以人才言之，中國並非無人，有人而朝廷不能重用，實際乃等於無人，厥後崇禎自殺前夕關於「有君無臣」之恨，其故卽在此。比如史文所記的張克儉、張爾忠、何騰蛟(騰蛟，明史有傳)等，以其禦賊的措施觀之，可說都是些「槃槃大才」。使當時朝廷以其所厚待楊鶴(見第一條)者而以優擢張克儉等，責以封疆重寄，則是洪承疇(專就制賊而言)之外，將有更多的洪承疇以制賊，疆場之事，何至糜爛而不可收拾？無如朝廷不明，使畏懦無能之楊鶴高高在上，也就是堂堂總督大臣，而賢才輩反多屈居下游，國事焉得不壞？姑以張爾忠爲例，參明清史料乙編第五本四八五葉及「全濰紀略」，當崇禎十五年「壬午虜變」，濰縣以彈丸之邑，虜衆萬餘凡三番圍城，番番均吃虧甚大，自正月初九日被圍，至二十五日圍解。總計此次殲虜之數，約五六百人，斬級三十餘顆，結果只有棄甲曳兵而走。最奇的，莫如清兵的伎倆，說起來眞洩氣，如其言有曰：「若都像這一個小城，於我們如何了得？」此次戰役，張爾忠則以在籍的「原任巡撫」(其任巡撫時，可能因小人攻擊而去職的)資格，協同縣令周亮工合力固守。據塘報，「原任巡撫張爾忠，以病骨支床，原膠派守信地，乃臥當矢石，凡城頭三十餘戰，無不以呻吟爲叱咤，則人思死敵，或有感而然耶？」按，清人之困濰，勢在必取，時城內全恃民兵，並無援師，只因張爾忠決心要守，其意以爲「虜亦人也，我亦人也，吾何畏彼哉？」有此精神，所以當時也就能守

了。而同時明人所說「有民不患無兵，能守卽不爲弱」的話，還不是有感於濰縣之事而說的。由張爾忠之却虜全城，再讀史文第五條關于「其獻討賊之策甚工，亦不盡用。使河南諸縣皆然，賊不得肆，可爲後世法」之記錄，我們百分之百的是很相信的。總因張爾忠守濰之策略表現太好了，是不朽的，也是「可爲後世法」的。如以此制賊，則賊原無虜之强，制之當更易。使爾忠果盡用其才，豈僅河南之賊不得肆，卽各處之賊亦皆聞風而却步，所可惜的，只是朝廷不肯重用罷了。

再就楊鶴之縱賊言之，參第一條，其於鄉兵擒獲賊渠不但立時釋放，且更「下令殺一賊以二人償命」，似此情景，不法之徒自無所顧忌，於是乎「養成賊勢」終至滔天，論其根因，楊鶴之負罪實大，卽其後來所受之處治，亦僅僅奪職而已。可是崇禎由於踐短，旋更重用其子楊嗣昌，由巡撫而總督而樞部而督師輔臣，當此之時，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其得君之專，可以想見。然就崇禎之利害言之，直是以「堂堂天朝」的命運委託於匪人而已，於是乎明之亡國，才至不可救藥了。所以懷錄編者有一論斷曰：「壞寇事者，鶴始之，嗣昌終之。」(卷四葉三) 則楊氏父子之於明，其有關興亡得失之數亦大矣。

三

第三個意見，則爲「脅從」和「饑民」。此一問題，說起來都是與流賊來源有關的，然在序文中其立場並不如是。如序文說：

> 明季農民起義，參加的很多，一般記載全說「脅從」，或者說是「奸民」「饑民」
> ……但是我們在本書這些文件裏却看到不同的記載……

這條意見，其結末的一句，曰「但是」，曰「不同」，其用意極爲顯然。譯言之，也就是說：「起義的都是些堂堂正正的農民，都是志願的，那裏有甚麼脅從和饑民？」由我們思之，這種看法，才眞正「是不確的」。過去我爲討論流賊史事，曾經寫過一篇「明季流賊的來源」(大陸雜誌七卷十二期)，其內容約略言之，一曰邊兵，二曰逃丁，三曰礦徒，四曰驛卒，五曰白蓮教，六曰饑民，共計六大段，記之甚悉，俱與流賊的來源有關。只是其資料看來尙不够充實，今特據懷錄及檔案，再補錄若干於後，俾供「明農」序文的作者質證之用。

一、懷錄

（1） 元年五月……陝西兵於萬曆己未四路出師，敗後西歸，河南巡撫張我續截之孟津，斬三十餘級，餘不敢歸，爲刼於山西、陝西邊境。其後調援頻仍，逃潰相次，邊兵爲賊由此而始。

天啓辛酉，延安、慶陽、平凉旱，歲大饑。東事孔棘，有司惟顧軍興，徵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羣取富者粟，懼捕誅，始聚爲盜。盜起饑益甚，連年赤地，斗米千錢不能得，人相食，從亂如歸，饑民爲賊由此而始。……(卷一葉一)

（2） 元年七月，定邊營逃卒王嘉胤，聚饑民反於府谷，王左掛合騎賊萬人，反於宜川之龍耳嘴，與其徒苗美等所至焚廬舍，殺老弱，脅精壯以自隨。左掛名子爵，非子順。(卷一葉二)

（3） 元年十月戊子朔，詔賑陝西饑民。是時亂者有叛兵、亂民、饑民、難民，當事者不能分別剿撫，以致日熾。(卷一葉二)

（4） 元年十二月庚戌(二十日)，固原卒數百人刼縣庫，武之望劾總兵錢中選鉗束不嚴。又言饑寒勢極，法無所施。(卷一葉三)

（5） 二年正月己巳(十三日)，固原逃兵千人，掠涇陽、三原。(卷二葉一)

（6） 二年五月乙酉朔，陝西巡撫吳煥奏，邊兵脫伍爲盜。(卷二葉三)

（7） 二年十月戊寅(二十七日)，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總兵張鴻功以兵入衛，皆沿邊勁卒。纔至，兵部令往通州。纔至，調之昌平。纔至，又調之良鄉。舊制，兵至信地三日開糧。既連調不給糧，奔走饑乏，掠食，如杞、鴻功逮問，五千壯士，哄然而散，山西之賊遂熾。(卷二葉三)

（8） 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是月，延安大雪，凍餒死者無數，壯者爲盜。(卷二葉四)

（9） 三年二月辛亥朔，時朝臣專籌東事，裁各邊餉，陝西又荒，甘肅兵譁，脫伍爲盜。(卷三葉一)

(10) 六年四月乙亥(十四日)，永寧饑民，盧氏礦徒，及太康、鄢陵等爲亂者羣起。舞陽、葉縣有母食其女者。(卷六葉八)

(11) 六年四月壬午(二十一日)，保定巡撫丁魁楚奏，遼兵騷擾畿內，由總兵王威昏耄侵漁所致，甚至全營八百人俱逃，招回二百人，餘皆投賊。(卷六葉九)

(12) 六年六月戊寅(十八日)，延綏降盜金翅雕，乘旱饑，有邊警，糾衆二、三百，復叛于西川。(卷六葉十四)

(13) 七年正月甲辰(十七日)，賊至麗陽驛，掠鄉村，其渠皆昔年布商也。(卷七葉三)

(14) 七年二月甲申(二十七日)，樂平、興縣、臨縣、岢嵐賊王川子等，合饑民數萬剽掠。(卷七葉六)

(15) 七年二月乙酉(二十八日)，山西賊渡河，合降丁饑民，蔓延于澄城、郃陽間。(卷七葉七)

(16) 七年五月戊子(初三日)，議賑山西饑民，時永寧民蘇倚哥食其父母。(卷七葉十)

(17) 七年五月辛卯(初六日)，初……陝撫練國事奏云：今日有五難，曰缺兵，曰缺餉，曰缺官，曰宗祿，勢窮理極，曰驛卒，人人思遁。(卷七葉十一)

(18) 八年正月己巳(十八日)，掃地王攻亳州……賊走歸德，分掠永城、虞城、商丘。……賊不入城郭，散屯郊原，占地百里，不可得圍。日殺民，民愈少；日掠民，賊愈多。去年賊由豫、楚入鄖，此年賊由鄖入豫、楚，七十二營，二三十萬，不避官兵。諸將所駐名都大邑，徧爲走集，鄖竹僻陋，殊不屑意。相去浹旬，賊勢大異。(卷八葉六)

(19) 九年三月丁未(初二日)，山西大饑，聞喜、沁源人相食，靈石、霍州有人肉市，巡撫吳甡以聞，發銀三萬五千兩賑之。(卷九葉十一)

(20) 九年五月辛亥(初八日)……高一功以萬賊從固原……復犯邠州，羣盜並起，陷延川、綏德、米脂。賊多延安人，錦衣晝游，其親故從亂如歸。(卷九葉二〇)

二、檔案(即明清史料)

(21) 崇禎七年四月初一日戶科外抄陝西巡按范復粹殘題本：三秦數載兵荒之後，凋敝已極……外而流寇突入，內而饑饉薦臻，二麥枯槁，民皆饑斃……且各處土孽蓮妖，煽惑嘯聚，如渭北水寨關山李應龍等，聚至數百，謀爲不軌，

如興平妖首史從開等，陰合數千，包藏禍心。蒲城之普濟川，朝邑之安定凹，幸漸次發露，渠魁就擒，餘黨解散，而伏莽觀釁者實繁有徒，其隱憂尙叵測也。(辛編第二本一三〇葉)

(22) 崇禎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到鄖陽巡撫王鰲永題本：續接鄖陽道府催臣赴鄖情詞酸楚，不可竟讀，兵缺餉者三月，民絕食者四月矣。蓋鄖鎭命脈繫於漢江一水，穀城遠河(疑誤)，其必經之路，一絕於張獻忠，再絕於常國安，一線咽喉，竟爲二賊所斷。昨鄖屬一帶麥秋，賊復十而取九，民食久絕，枕籍而斃者不可勝計，聞鄖縣典史亦饑斃矣。嗟乎，認賊作子之害(光濤按，所謂認賊作子，係指河南總理熊文燦之招撫張獻忠等，任賊自由行動而束手無策)，一至於此，將來不驅子(疑誤)而盡爲賊不已也。(乙編第九本八七五葉)

(23) 山東巡撫王國賓題本：據曹州知州韓祥申稱……(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戌時，准署曹營都司張成福手本……報稱：十月十七日辰時，據兵丁張石報稱：有賊營逃出一人李順供係東明縣人，十五日趕東明杜勝集賣牛皮，被流賊裹去(光濤按，此卽脅民爲賊之類)，隨剪左半邊頭髮，跟前哨李魁，正頭目姓袁，綽名仁義王，聽賊有三四千餘。

又據把總韓國章報稱：十六日巳時，賊到小宋集，將合集房屋燒燬，殺本集人一百七十餘人。至十七日寅時，起營往西，上堌陽集去。賊有三營，中營汪營(疑有脫誤)，中營頭目姓袁不知名，在小宋集裹得一人李文科(光濤按，此亦脅從之類)，至堌陽集逃回，說賊有三千餘，賊俱包紅頭，等情。(乙編第九本八九七葉)

(24)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兵部行「兵科抄出山西巡撫宋賢題」稿：本年十一月初五日，據河內縣申稱：察得本縣地方頻年奇荒，斗粟二千錢，盜賊竊發，雖重懲不能禁。今偵得塔兒岡在淇、汲、輝、林之間，與晉接壤，嘯聚三萬餘人，胙城、長垣一帶，嘯聚二萬人，陽武現有賊夥圍縣攻城，號稱四萬，城下安灶，相從漸衆。……(乙編第十本九〇六葉)

(25) 兵科抄出山東巡按李近古題本：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據東昌道副使王公弼報稱：據冠縣申稱……本縣地方東南半壁，與朝城縣連壤，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據探馬沙玉奇並朝城縣難民李三明等報稱，賊首辛小齋等，在朝城

縣地方王鳳集、南庵、上井、爐寺、邢疃村、水固村、武家莊、史固集、達昌集、宋村、丈八村連營一十二處，各豎幟招聚，有殺富救貧之號，饑民相從者將及數萬餘。……(辛編第六本五六〇葉)

(26)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八日戶科抄出保定總兵楊德政題本：竊臣奉旨巡勦，歷過三府二十七縣，盤旋道路二千數百里，所見莊村鄉堡，十室九空，惟見老弱啼饑之慘，未聞雞犬之音。千門絕跡，萬姓烟寒，樹皮喫盡，寸草皆無，甚至父食其子，兄食其弟，以肉當餐，以骨爲炊，饑民隨死隨食，骸骨無存。可憐畿南百萬生靈，老弱塡壑，少壯奔亡，十分之中，死者三而逃者三，煽而爲盜者三，僅餘一分之民，惟餘皮骨而已。(辛編第六本五七三葉)

(27) 崇禎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兵部行「兵科抄出山西巡撫宋賢題」稿：據守東道副使李政脩呈，據河南府陝州署印偃師縣縣丞譙絃稟稱：切照陝爲秦晉咽喉，唇齒相依之地，卑職承乏，代署於茲，時值異災，無不爲窮民慮及周耳。豈意青衿如崔維雨者，父子過惡相濟，募養家丁劉自務等，初爲守寨，繼而截路殺人，刼奪本章，已蒙按院高御史題奏候旨。不意崔維雨乘機河雒失陷，謀叛作亂，督率崔維一、崔雲碧、崔維三、崔增、焦法、趙朗、王來慶、楊三進等，扯旗稱爲順天王，號召千餘衆，先將各村寨堡尅之殆盡，虜掠人民，於二月三十日夜四更時分，直至州城周圍環攻，吶喊震地。……(乙編第十本九一三葉)

(28) 崇禎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兵部行「兵科抄出山東巡撫王公鉉題」稿：……崇禎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據兗西道僉事李恪呈……竊炤歲荒民饑，在在盜起，大河南北俱屬大盜結聚，而河南賊勢猶稱更劇。本道自履任以來，卽以河防爲重務，無日不申嚴飭備，不啻三令五申，其防兵缺餉，亦經屢差催提，但各州縣以年荒愆期，致兵多餓死逃亡……饑民乘機行刼……焚燬梓橋、黃堌、曹馬……等集……單縣南鄉併豐縣土賊糾合數萬，結聚龍王廟、東新揚廟、石村等處，于三月十二日焚燒單縣東南西三關，燒燬房屋，殺死人丁無數……(辛編第七本六〇五葉)

(29) 崇禎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兵部行「御前發下山東巡按陳昌言題」稿：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據章丘縣……又稟：賊合營俱在董家莊，時刻往南山運

糧，四橫搶掠，毫無顧忌，專虜精壯男子，一日可得百十餘人，剪髮爲記，使不得逃。卑職看得大兵剿洗，刻不容緩，緩一日賊數有一日之增加矣。且各村莊搶掠馬匹，日有增加，勦洗將愈費力，似不若蚤蚤大勦，庶可計日奏功。(辛編第八本七三三葉)

(30) 兵部題行「山東巡撫王永吉塘報」稿：崇禎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准山東巡撫王永吉塘報內稱：據兗州府申前事內稱：據鄆城縣人箚付都司王經濟稟稱：梁山賊首吳漢華等，原因去歲饑荒，結聚夥黨，橫行刼掠，實爲渠魁，已蒙院道施法外解網之仁，招撫給箚安戢。不料賊心不改，乘茲虜變，復起不軌之謀，勾連大盜，自范縣大猪潭至濮州二百餘里，蜂屯蟻聚，公行刼掠，爲數近萬，若不急爲解散，釀禍不小，等情。(辛編第九本八五〇葉)

上錄史料凡三十條，此三十條，俱前引拙著「明季流賊的來源」所未收者。今細讀之，其史料性質，歸結言之，彼此仍是一事。現在我們也不必逐條加以說明，總而言之，關于邊兵、逃丁、礦徒、驛卒、白蓮教(即第十一條所說的蓮妖)、饑民，種種之類，可謂無一不備。其所不同的，只是記錄有詳略之異而已。比如饑民罷，在記錄中比較爲最多，其數字亦最大，一旦煽而爲盜，其勢眞如洪水一般泛濫而不可收拾。所以清人於此有云：「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王氏東華錄崇德八年三月丙申條)此云莫可止遏，參乙編第九本八五三葉兵科抄出山東巡按洪啓遵題本可以爲證：(1)「據兗東道副使許國翰報稱：(崇禎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卯時，准工部王郎中手本：照得本司職司河務，秋水漲發，修防戒嚴，每日奔走徐邳之間，往來巡守河堤，忽於八月十四日，報有流寇侵犯靈璧之雙溝鎮，十五日直入徐州之雙溝集，放火殺人，十六七日，馬步流寇徧地，約濶數十里，俱在黃河南岸刼掠……幸未渡河。」(2)「據兗東道副使許國翰塘報……又據參將馬永泰……(九月)初三日從青華來，聞逃難人說：蕭縣南還有烟火，恐數十萬流寇，十數日尙未走盡。」由題本觀之，一則曰「馬步流寇約濶數十里」，再則曰「恐數十萬流寇十數日尙未走盡」，是其聲勢之浩大，看來眞是有些吓壞人，眞如蝗蟲蔽天而至。而這些蝗蟲所至，當然地，到一村吃盡一村，到一鄉吃盡一鄉，那，則鄉村的人民，不死於流賊之燒殺，亦必相繼而死於饑餓了。此參前錄史文第一條關于「鄖縣典史亦饑斃矣」可以見之。典

史亦饑斃，則人民之饑斃當更爲普徧之事。由是而饑民而土賊而流寇，因因果果都是一回事，有如乙編第十本九〇一葉兵科都給中張縉彥題：

> 自天雄、河北、曹、濮一帶，饑民作難，漸而化爲土賊，又漸而化爲流寇，今直勢衆至數萬，禍烈至破城，其所謂蘇大陽、袁時中者，行將化而爲革、左，爲曹、獻矣。

曰「土賊」，又曰「漸化而爲流寇」，此一情形，在賊中言之，可說正是一體。如崇禎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兵部題行「兵科抄出湖廣巡按汪承詔題」稿：

> ……據逃出難民口稱：紅旗賊首沈萬登，原係招降土賊，統有萬餘，圍困汝寧甚急，比城守堅守未破，竟上汴梁與闖賊合營，將汴梁圍七十里，丁督師仍住在省城。

又云：

> 大河以南，僅存汴汝二城，而賊之兇鋒甚熾，大兵援剿無期，塘傳又有土賊沈萬登者，以衆數萬往合曹、闖，其氣焰爲益烈矣。(乙編第十本九五三葉)

按，土賊在檔案中見之甚多，如崇禎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山東土賊史東明嘗以二十萬衆窮力攻圍泰安州，便是一例。(乙編第十本九一六葉) 此一枝土賊卽如是之衆，就實際言之，還不是由于「饑民蠢動，逆賊乘機句連」罷了。

再參第二十六條關于所云：「可憐畿南百萬生靈，老弱塡壑，少壯奔亡，十分之中，死者三而逃者三，煽而爲盜者三，僅存一分之民，惟餘皮骨而已。」此畿南一處，百萬人當中，便有十分之三去而爲盜，以此爲例，則饑民之爲賊，其數字之大，說來眞有些驚人了。實際其在饑民，尤其是比較精壯的，卽不爲賊，亦不可能，參史文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所記流寇逼民爲賊之事，可以知之。而且其逼脅行爲，更爲徹底，有所謂「剪髮爲記，使不得逃」之一情節。這樣一來，則流賊的來源更屬無窮，或百萬或三四十萬，集合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反正都是裹脅而來。所以第十八條史文有曰：「日殺民，民愈少，日掠民，賊愈多。」因此其時章奏中，雖日上首功，或殺賊逾萬，或殺賊數千，而賊勢反日熾者，其故正在於此而已。又，像這些「脅從」記事，在「明季流賊的來源」一文中，未曾述及，今特補述於此。要而言之，無非爲「明農」的序文作一個有憑有據的證明罷了。

再，關于饑民，還有一說，卽饑民原來的身份，當有很多本是鄉村的農民，其後化而爲盜，則因變了質，不應再以農民稱之，其說法應該是「由農民而饑民而土賊而流寇」，這種說法，則農民實爲受害者，也就是爲了流賊之禍然後才會挨餓而化爲盜賊的。當然，天災多少亦有關係，如年荒歲饑之類。但，這一情形，只須政府賑濟及時，不難一撫而定。苟無流賊，饑民(指農民)何至失業而長期挨餓呢？及其以饑民身份一旦脅入賊籍，「有苦向誰說」，何況「剪髮爲記，使不得逃」，則又成爲終身之恨了。由于這些原因，於是乎「明農」序文的作者也就不敢再談到甚麼饑民了。

四

第四個意見，說起來與表揚三兇有關，序文說：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山東有三個農民軍被俘遇害，其中一個是知識份子，全是農民軍起義後自動參加的。在山東報告全案的公文裏說：

「當面質之時，猶敢爲賊張威，藐我(明)兵之寡弱。……如被虜之民，死生懸於賊手，有所呼而不敢不應，有所脅而不敢不從，猶曰勢出無奈；如陳斗魁之願投跟隨，崔文舉之剃釋投入，傅一春之投爲步卒，夫誰呼之而誰脅之乎？此三犯者……不畏朝廷，不惜性命，喜爲賊用，甘爲賊死，刀鋸在前，略無恐怖……至如傅一春者，口供爲秀才之子，曾從父讀書，胸中了了，矢口成章，非不識一丁者比，自以雙親皆爲賊所手刃，不以爲怨，反以爲德，所述在賊營甘食美衣，□□角，且感且頌……」(二〇九頁)

這樣的忠烈慷慨，充份證明了起義軍的自發自願，始終不渝，使明朝的官吏也不能不感歎於「夫誰呼之而誰脅之乎？」

讀序文，特別是中間所引的明題本，我們再檢其全文讀之，則所謂「三個農民軍」正是三個窮兇極惡的奸細，以殺人爲壯舉，都是死有餘辜的。所以題本頭辭有曰：「山東巡撫右僉都御史臣顏繼祖謹題，爲竟西連擒□□□□□，特表文武伐謀之功，邀恩紀績，酬勞勸後事。」題本長凡二千五百九十字，茲不憚煩，將三個奸細的罪案，據題本全文，分段轉錄於後，以見本案整個的原委，幸祈當代君子一字一字的細讀之。

其一，陳斗魁。

崇禎十年□□□□據兗州府單縣知縣郭內俊詳，爲捉獲眞正流賊奸細事：本年十二月初二日辰時，據防守范家口東灣千總李中美呈稱：本月二十九日，卑職率兵巡防，見一人倉忙□□行態可疑，令人捉獲，色變聲顫，未審先招。口供係單縣人，名陳斗魁，於八月上旬在河南小番家集北刈豆，因流賊殺擄，願投跟隨。至十三日，在虞城縣東北角黃河南岸於汛灣對過殺人四箇，被北岸職汛放砲，打死二百餘人，又見職過河極力堵剿，殺死多賊，活捉流賊二名，當時與職對敵，魁卽在內。魁又說衆賊畏懼砲火，哨馬催向西逃，十五日到汴梁，與范武舉打仗，把一千兵殺了，止剩四人回營。十六日到睢州，殺人二箇。十(疑脫)日到寧陵縣，殺人三箇，二十八日到杞縣，殺人二箇。聽說官兵到，回武嘗山老營。總頭目爲老君，說山內無糧米，你們且搶了吃，過冬再回山來。頭目王義吾說魁是河北人，差來過河打探兵馬虛實，十一月二十日，候往蕭縣回話，如河上得便，卽從青華觀、榮花樹兩路過河。魁探得河北郭知縣奉院道明文，修蓋防兵營房，與各兵官防守最嚴，難以過渡，於十一月初八日從榮花樹過河北來，沿岸打探，因被捉獲。等情到縣，據此，理合連賊呈解。同時又據兗西防官賈應魁申同前事，內稱：該卑職審得陳斗魁原係山東單縣人氏，傭工虞城，因八月間流寇披猖，乘勢隨賊，是立意爲寇也。且自招范家東灣河灘及汴梁、睢州、寧、杞等處親殺十餘人；又招頭目王義吾以其係河北之人，令伊過河打探，得有功效，與數十人管束，與馬一匹。斗魁貪有管人賞馬之餌，遂於十一月初八日從榮花樹過河，期以的探蕭縣回報。豈知軍門賞罰嚴明，河防至嗌，官兵莫不思緝奸討賞，故斗魁於二十九日至東灣遭獲。審係眞正奸細，爲此備由連人呈解。等情到臣，該臣審確，批云：陳斗魁以單民甘心從賊，與迫脅被擄者不同，據口供手殺十一命，談笑自如，毫無畏懼，人心已死久矣。細詢斗魁受賊一百五十文之賞爲過河打探，非鄉兵用命盤詰就擒，爲害可勝言哉？立斬之，仍懸示於范家東灣。緝兵張德等五名，共賞銀三兩，各掛紅一疋；該縣與賈守備、李千總候題敍，繳。

其二、崔文舉。

至十二月十一日，據總統兗西河防遊擊孫光耀詳，爲捉獲眞正奸細，內地可憂

事：本年十二月初五日，據防守范劉口千總陳應都呈稱：據撥兵吳道臣等，奉本院憲批過河偵探，本月初三日捉獲奸細一名崔文舉，口稱係虞城人，九年八月內，盜不知名人家驢一頭，至范家口盤住，送寧陵刺字釋放。十年八月內，投入賊營掃地王帳下，賞驢一頭，刀一口。至歸德府西殺一老頭，至王家莊又殺男婦四口。九月內差來河北打探，復回賊營。十月內流賊遠遁，不能入營，復回河北，與張二官商議同過河南回話。張二官有病，不能過河，崔文舉卽回河南。於本月初三日在河南趕集，盤詰捉獲到職。隨審得奸細崔文舉，口供張二官住於河北曹縣溫家樓地方，素與崔文舉相厚；及文舉投入賊營，張二官先在賊營已二年矣。張二官見在溫爾印家住。隨夜差家丁王遜澤等，卽獲主家溫爾印，併爾印壻劉可孝，與張二官隔房墻一堵同住，止張二官未獲。到職，併審得溫爾印與壻劉可孝口稱，張二官去歲在此收麥，自去後至今未來，在崔文舉死稱十一月初八日我在你家與張二官說話。各等情到職，該卑職看得流賊奸細探聽沿河虛實，蜂蠆之勢亦已狼(疑狠之誤)矣，至於張二官盤踞內地，在賊營日久，或結黨接引，或暗地勾引，事所必然。幸賴本院謀算，給批過河，獲此巨奸，從此流氛當聞風遠遁矣。溫爾印、劉可孝緣係曹縣人氏，理合連人呈解，伏乞詳審施行。等情到臣，該臣審確，批云：崔文舉以盜驢爲寧陵縣黠臂，尙不悔過，甘心從賊，口供並無分文所得，與張二官過河打探兵馬情形者至再，皆粧乞人求食以糊(疑餬之誤)口，二官已先回賊營，文舉偶而被擒，亦天不容奸也。據口供手殺六命，卽一斬尙有餘辜，立梟之，仍將首級懸示范家口。有功兵丁崔得勝、張可大，各賞銀一兩，掛紅一疋，該將陳應都候題敍。溫爾印、劉可孝，細詢係文舉曾索飯錢不與，挾忿誣扳，速釋之。仍具遵依回報，繳。

其三、傅一春。

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據兗州府單縣知縣郭內俊詳，爲捉獲死賊奸細事：本年十二月初一日，據捕壯安淮等捉獲眞正死賊奸細傅一春到縣。審得傅一春供：年二十歲，係山西平陽府絳州人，於崇禎八年投入死賊頭目劉洪宇營內爲步卒，隨帶搶刼殺擄，至三原縣、蒲州、靑華鎭、彰德府等處。又至眞定府，撞

遇大兵打仗，因賊少兵多，不敵敗走，上山住二日，復下山。又往懷慶府紮筏過河，隨到澠池縣，又往河南府汴城迤東南，撞遇劉總兵打仗，賊多兵少，賊得全勝。又搶至亳州地方，劉洪宇吩咐衆賊，著一春過河北打探官兵多寡消息回報，與一春盤費一百二十兩。一春卽於崇禎十年四月十五日，從劉家口過河，偶於途中遇姑夫賈官兒，與銀二十兩，各分別不知去向。一春向在河北扮作行客，隨處遊走，盤費化盡，已成乞丐，尋便過河，回報賊首。不期卑職於本年十二月初一日正在河干上下巡查，見一春沿河往返不定，及觀一春身軀胖大，髮方眉齊，蹤跡甚異，卑職卽密遣慣捕安淮等捉獲，審出眞情，擬合連人解審，伏乞照詳施行。等情到臣，該臣覆審明確，批云：傅一春口供父母二命爲賊所殺，甘於從賊，且經手殺百餘人，猶以爲少，受賊一百二十金之賞，潛渡河北，粧丐求食，密探情形，陽(疑陰之誤)圖回報。當面質之時，猶敢爲賊張威，藐我兵之寡弱，此大逆不赦者，立斬轅門之下，仍將首級梟示小劉口，另具遵依回報。有功捕役閻維等，共賞銀三兩五錢，各掛紅一疋，該縣仍候題敍，繳。

題本結語：

切惟死賊擄我良民，爲之打細，或倖得狡脫，卽得我內地之情形，倘不免就擒，仍陷我無知之赤子，事最可恨而可憐者也。流賊作孽，十載於茲，鷄鳴狗吠之奸，分布旁伺，從前防禦疎虞，如入無人之境，未經懲創，有何畏憚？至微臣撫東以來，申明賞罰，著實盤詰，而奸細之就縛者，至以二十七犯計，獲之此口，卽梟之此口，三尺亦毫無假貸矣。前車旣覆而不戒，罟阱驅納而莫避，甚矣諸奸之愚也。晝餅可以結心腹，壺金可以效奔走，甚矣死賊之狡也。然不盡關賊之狡與吾民之愚也，如被虜之民，死生懸於賊手，有所呼而不敢不應，有所脅而不得不從，猶曰勢出無奈；如陳斗魁之願投跟隨，崔文舉之刺釋投入，傅一春之投爲步卒，夫誰呼之而誰脅之乎？此三犯者，或殺十一命，或殺六命，或殺百餘命，彼供之昂首掀髯，臣聞之皺眉酸鼻。是何含齒戴髮之屬，有兇暴殘忍，不畏朝廷，不惜性命，喜爲賊用，甘爲賊死，刀鋸在前，略無恐怖，如此輩者乎？至如傅一春者，口供爲秀才之子，曾從父讀書，胸中了

了，矢口成章，非不識一丁者比，自以雙親皆爲賊所手刃，不以爲怨，反以爲德，所述在賊營甘食美衣，□□角，且感且頌，令人不堪聽，卽其父母有知，當作厲鬼而磔其肉，何可多存一日於人間乎？卽□□經臬示，念及猶有餘憤焉。在傅一春之獲，全屬單令郭內俊慧眼覷破，發縱擒捕之功，而諸捕壯特供指使者。若擒陳斗魁，則千總李中美巡河覺察之力，而信地屬守備賈應魁之管轄，鄉兵屬知縣郭內俊之訓練，中美亦內俊所委用，則內俊與應魁似當作平等觀者。崔文舉雖爲千總陳應都遣兵吳道臣等過河偵探所獲，而遊擊孫光耀實奉憲批以遣發，未可沒其善也。除各捕役兵丁，臣各登時捐犒外，其郭內俊、孫光耀、賈應魁、李中美、陳應都五員，乞勅該部分別紀錄，以示鼓勵。從此人人用命，賊細莫逃，而賊謀或可寢矣。緣係云云，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讀題本，姑就第三段傅一春言之，他是崇禎十年十二月初一日被捕的，年方二十歲，可是他在崇禎八年便當了流賊頭目劉洪宇的步卒，年僅十八歲。前後不過二年多的光景，而他所殺的人數，據題本，「手刃百餘人」，並云「猶以爲少」，其兇惡至於如此，我想，一個賊也不過一把刀，一把刀之下，殺人竟如是之多，說來眞是亘古未有之惡了。記得抗戰時，日寇在南京殺人，嘗作殺人比賽，以個人單位計之，最多者亦殺百餘人，比賽得第一，沒想到今茲流賊「傅一春」之殺人也是百餘人，比之日寇之殺人，可以說，正在伯仲之間。像這樣的兇惡之徒，他們當初做賊的動機，據題本觀之，還不是貪圖「在賊營甘食美衣」以及甚麼「纔金可以效奔走」之類。比如第三節第二十條所記：「賊多延安人，錦衣晝游，其親故從亂如歸。」也是一證。而這裏所說的「錦衣晝游」，在流賊言之，他們都是些「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是假借「殺富濟貧之號」(見第三節第二十五條)，不用本錢和勞力，且更不要勞心，而是專用一殺二搶的手段得來的。以此遠近不法之徒也都相率效尤起而爲賊了，於是乎有以「昔年布商」而爲賊渠矣(見第三節十三條)，有以「舉人」資格而爲賊渠矣(見懷錄卷八葉七)，似此之類，可發一嘆。現在再說明史流賊傳，其記李自成的所謂「天佑閣大學士牛金星」的來歷有云：「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爲主謀，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末減，往投自成，自成大喜。」而此牛金星，在賊中僅次於李自成一級，當時是

名聞遐邇的。其結果由於後來做賊失敗，但仍貪圖著「錦衣晝游」的往事，於是乎又更搖身一變由流賊而漢奸，成爲清人的走狗(圖版叁)。又，牛金星之外，更有一個了不起的大賊孫可望，也是同樣出賣了國家，出賣了民族，貪圖著清人給予所謂「義王」的封號而也做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大漢奸(圖版肆)。以牛孫之徒爲例，則如「傅一春」者，其事更不足數。即如賊殺其父母不但有仇不報，且更反顏事賊以取「甘食美衣」的享受，這在失了靈性的賊人言之，根本不算一回事。比如明清史料辛編第七本六一七葉關于崇禎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朝天宮內住人內相劉玉僕婦崔氏，爲逆子馬秋來約同匪徒張三、董奎、靳國良、小破嘴李五等縹死一案，這是一件逆倫重案，而其被弒原因，也只是爲了「白絹三疋，藍布褂二件，白布襪一雙，藍布褲一件，氈帽一頂」，以及另外還有「醃腿一肘」而已。由這一個逆倫案，我們再看看傅一春之事，當然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再以此爲例，還有與傅一春同案的二兇，曰陳斗魁，曰崔文舉，他們彼此都是根據同一理由而做賊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早已沒有了做人的靈魂，早已毒迷心竅了。而序文中還在那裏極盡其能事似的表揚三兇，說甚麼

> 這樣的忠烈慷慨，充份證明了起義軍的自發自願，始終不渝，使明朝的官吏也不能不感歎於「夫誰呼之而誰脅之乎？」

由這條看來，曰「自發自願」，曰「始終不渝」，又曰「夫誰呼之而誰脅之」，凡此種種，我想，彼牛金星孫可望二人做賊時期是始終一致的，足以當之而無愧，不過，後來他們的下場又是怎麼樣？總之，像牛孫等同樣的事，檔案中見之多矣，眞是記不勝記，今因討論三兇罪案，姑就便舉出一二，以見明季好亂成性而又反覆無常的流賊，說來才眞正的都是歷史的罪人啊！

五

第五個意見，則爲關于「士大夫」迎降一問題。序文說：

> 「明史」「李自成傳」又說，李自成在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年)入陝後，「以士大夫必不附已，悉索諸薦紳搒掠徵其金」，但是我們看見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的文件說：
>
> 「邇來降賊紳士，實繁有徒，負聖朝三百年作養之恩，甘心爲賊運籌……地方

二三姦徒，賊尙未薄城下，輒先倡說遠迎，深可恨者不肖怯死守令及幾倖苟免紳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風伏迎。」(四二九頁)

可見當時的迎接農民軍的也有所謂「士大夫」在內。

爲了研究流賊歷史，我曾翻遍了檔案中的明稿，根本就沒有看見過有一個眞正的農民在內，反之，倒是看到了許多涉及流賊殺害農民的記事。不意序文作者抹去了當日眞正的名稱，儘管在那裏接二連三的稱述甚麼「農民軍」，而替三百多年前的流賊加上這一個大帽子，其實這「農民軍」三個字，拆穿着說，更足看出流賊的罪惡。此一點，我在第六節自有很多的「證據」爲憑，這裏也不用細表。現在我所要說的，第一是流賊，第二還是流賊。比如像前錄序文末尾的一句，是說：

可見當時的迎接「流賊」的也有所謂「士大夫」在內。

不知這種「士大夫」，其在流賊言之更是可羞，其價值比之第四節所說的牛金星等也正是一類，我們只須參看下面所引「順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福建道御史李之奇題本」(丙編第三本二五三葉)便明乎其然了：

臣竊惟逆賊蹂躪晉地，蒙天兵掃蕩，救民水火，乃播虐渠魁僥倖漏網，如賊委直指使李若星大可駭者。若星原爲介休令，迎賊納欵，遂如心腹，優用直指，巡按山西。數月之內，搜全晉之物力，半充之私囊，半輦之賊營，拷全晉之縉紳，登之鬼籙，其未死與潛匿者，票催盡解西安，其鐵骨剛腸，死不從賊得脫者，止知原任行人朱充鰲、原任蠡縣知縣連元，餘盡未知下落也，慘矣若星忍至此極。幸仗皇上神武，攻復太原，若星未戮，已荷再生之仁。今更可異者，結駟連騎，遣牌馳驛，至眞定僞牌始格，語人則動稱本院，來赴都門，猶云官不臺省未已也。臣一聞之，心膽俱裂。夫若星之罪，萬死莫贖，而馳驛營官，豺心狗面，渺玩天日，一至於此。伏乞聖上鑒炤，敕下刑部究擬，以灑全晉冤魂之憤，庶彰殫大著，倉生受福。其若星處死縉紳，縛解西安下落，容臣查悉，另疏奏聞。

旨：李若星既已歸順，不必追論。該部知道。

讀題本，再讀旨意，則可見本內所說的李若星，我們很可這樣說，像李若星之爲人，是無骨頭的，所以他的身分也就成爲「由士大夫而流賊而漢奸」的，這和牛金星孫可

望等又有甚麼差別呢？再，以明季武臣爲例，如大同總兵姜瓖以及定西侯唐通等，數起來更是一大串，大概都是「由堂堂大帥而流賊而後又更化爲漢奸」的。實際當時有很多的文武官吏，說起來也都是彼此彼此，這裏也不必多說，總之，他們不外都是些早已喪失着做人的資格了。

又，講到寡廉鮮恥的「士大夫」，其在當時，不但對於流賊是那樣，即如他們那時對於「建虜」也有同樣的行爲。有如崇禎二年之「己巳虜變」，關於永平一郡七邑之附虜，則係由於郡人布政白養粹行人崔及等之甘心事敵才致失陷的。白崔輩猶以獻城爲未足，且更盛飾其女以獻。明季之養士，不想一至於此！特是，他們有他們的看法，就是說，無論降賊或降虜，反正目的是一樣，還不是爲着想做他們的甚麼「富貴夢」罷了。

至於題本中所說的：「其鐵骨剛腸，死不從賊得脫者，止知原任行人朱充鰲原任蠡縣知縣連元，餘盡未知下著也。」像這些「鐵骨剛腸」以及「死不從賊」之所云云，可謂「氣節之士矣」，其在當時言之，可以說比比皆是。茲更舉一例如下：

> 山東巡按李士奇啓本：爲循例表揚節孝以扶風紀事……原任大名兵備道、進士、副使朱廷煥，山東單縣人，性生忠義，氣作山河，闖賊陷□執降，罵不絕口，眼同眷屬俱甘殉難，軍民痛哭，天地感憤，留取丹心照汗青，廷煥有焉。……(丙編第三本二七六葉)

此罵賊而死之朱廷煥，也是所謂「士大夫」，其「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處，自是理之當然，是值得旌表的。凡此死節之士，參明史及懷錄，記之甚多，讀者實不難知之，茲姑從略。

現在再說序文所引的明史，我們也須加以研究，如序文云：

> 「明史」「李自成傳」又說，李自成在崇禎十六年入陝後，「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諸薦紳搒掠徵其金」，但是……

這一條可說的地方，就在「搒掠」二字，此說很重要，其在序文作者看法究竟如何，可以不論。但，據我所見的史料，不妨在此一說。就是說，關于李自成之搒掠士大夫徵其金，豈僅入陝時是如此，即如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入居北京後，依然「本性難移」，根據其做賊的老辦法仍照樣搒掠，姑據明清史料轉錄若干如次：

錦衣衛陳大猷啓本：……不意三月十九日，流寇破都，遍覓勳戚大小諸臣，鎖拿挾拷，將臣獲住，苦遭慘毒，身無完膚。後於四月二十七日賊敗西逃，殺掠慘甚，臣携眷屬逃鄉遜跡，苟存殘喘。……(甲編第一本七五葉)

錦衣衛副千戶宋運臣揭帖：……流寇叛逆，糾黨弒君，幽拘職身，拷掠瀕死，家產抄盡，性命懸絲。……(甲編第一本六六葉)

衣後所等衙門職名殘冊 (按，此係順治元年五月多爾袞入京後逐日編造之在京官吏名册)：

南鎭撫司僉書指揮使浙福贊畫吳國輔，被流賊刑傷。

堂上僉書管事仍帶管北鎭撫司理刑事指揮同知吳邦輔，被流賊刑傷。

南鎭撫司僉書管事指揮使朱壽宜，被流賊刑傷。

右侍郎被拷重傷金之俊。

職方清吏司郎中抗志被拷重□□□□。

武庫清吏司主事孫肇興推太僕寺寺丞，被流賊拷銀一百九十五兩，衣物盡刼，兩足夾傷。

京衞武學教授沈浣，先被賊炙，詐銀五百兩，夾折兩足，重傷臨命。

右軍都督府帶俸右都督李誠鏸，被流賊毒害，鎖捉兩夾，敲打五十餘下，筋斷骨碎，不能行走。

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加一級都督同知王肇，母宗氏、妻馬氏、妹、女、皆於三月十九日投井死節，家資盡被搶去，房焚毀。(丙編第三本二〇一葉)

上林苑監蕃育署署丞郭永泰揭帖：……職由丙辰進士，歷任戶部郎中，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二日降補今職。旋遭流賊破城，嚴刑比拷，幾不有生。……(丙編第三本二〇九葉)

鴻臚寺卿堵士鳳奏本：……竊臣草茅微賤，忝居禮職，自流寇入城，將臣夾拷三次，幽禁月餘，同難二百餘人死傷殆盡，僅存者禮臣彭三益與臣兩人而已。(丙編第三本二四九葉)

上錄史文，全是些拷掠敲骨之事，沒想到李自成於得到都城後，其情猶如此，則是從前之拷掠縉紳徵其金，當然更是眞實之事。在一般起碼常識言之，大凡前古朝代創業期中，每於取得一城特別是皇城，必以出榜安民爲先務，今者李自成卽此起碼常識亦

無之，可見「盜賊到底是盜賊，那能成大事」？結果「徒爲清人造時勢」，反使清人坐收漁人之利，而流賊之擾亂一場，破壞中國二十年，無非爲清人作「驅除」而已。所以流賊之可恨在此，而其最大的罪惡亦在此，良可嘅已。

六

第六個意見，序文說：

至於農民軍的「殺紳衿富民」(四三〇葉)「焚燒宦舍富室」，是爲了「爲民除害」。此一條，我們也有說明，姑待下文再議。現在我可以先談談一件關於流賊在那裏說謊的文件。這一文件，「明農」編者特製爲「圖版」印在封面和內封面，此一舉措，只以原件供給讀者，可謂至當。茲據「釋文」依式寫在下面：

釋文

大西駿騎營都督府劉禁約

(上缺)憑本府秉公奉法號令森嚴務期兵民守分相安斷不虛假仰各驛舖(缺)約法數章如有犯者照約正法特示

一　不許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擾害地方者許彼地士民鎖解軍前正法如容隱不舉一體連坐

一　不許往來差舍並閒散員役擅動舖遞馬匹兵夫查出綑打

一　不許坐守地方武職擅受民詞違者參處

一　不許假借天兵名色擾害地方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以憑梟示

一　不許無賴棍徒投入營中擅輒具詞詐告妄害良民違者綑打

一　不許守□文武官員擅娶本土婦女爲妻妾如違參處

大順貳年叁月　　日

按，這一「禁約」，所謂「都督府劉」，參懷錄，其的名可能即爲「劉進忠」，駐於廣元，後來張獻忠之爲清人所殺，說起來也與劉進忠有關，因劉進忠嘗爲豪格做鄉導而後張獻忠才致被殺的。據此，則是劉進忠身分的問題，也是「由流賊而漢奸」，這個漢奸，如果有良心的話，他應該學「李定國」之「誓扶明室」以抗清人，可是他不這樣做，偏偏要學牛金星孫可望輩而投降清人以「反噬宗國」，這樣看來，則劉進忠

之爲人，其與牛孫輩合而言之，也是同樣早已失却了靈魂的。那，則禁約內之所云云，其價值實等於一張廢紙，如何可信？我們現在爲了證明流賊殺人的罪惡，特就檔案和懷錄錄其若干條列之於後：

一、檔案(即明清史料)

（1） 崇禎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兵部題行「兵科抄出湖廣太監馬應辰題」稿……賊突均州，焚掠最慘……自(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等日，州境百里地方，將民殺死無數，屍積遍野，民房焚燒殆盡，皆係赤土瓦礫，奸擄婦女，宰殺牛隻雞犬，民間種粒俱歸一炬。間有逃避山村之民，有一等遊賊，搜殺無遺。嗟嗟均民，遭此焚殺之慘。尤可恨者，斬人取血飲馬，煮肉和料飼之。即今路斷行人，村無犬吠。(辛編第二本一一八葉)

（2） 崇禎九年九月三十日兵部行「兵科抄出惠王常潤奏」稿……慨自死賊發(難)以來，蔓延數省，攻城破邑，殺官戮民，遂至震驚我鳳陵，然皆得之耳聞而未目擊也。今且掠我荆南矣，大營未動，分隊南下，計六月初二日薄城，不過數千騎耳，哀哉城以外之生民，無老弱無男女，應弦而折，迎刃而死者，不可勝數，至近城沙草二市，商賈畢集，誠荆南富庶之區也，初二初四兩番馳入，且殺且掠且縱火，民之赴河死者十之三，赴鬪死者亦十之三，玉帛子女刼擄殆盡，今且罷市矣。嗚呼，以不知兵之民，一旦遇此，耳目爲之無主，即間有忠勇可鼓者，非不能殺賊一二，而一人喪首，全軍俱沒。初五日飽颺而去，所過原野都市，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妻哭其夫，慘聲動地，聞者寒心。……(乙編第九本八三三葉)

（3） 兵科抄出山東巡按洪啓遵題本……又據兗東道副使許國翰報稱：(十年)九年初一日卯時，據中軍阮文相報稱：死賊在呂梁南岸，燒燬民房殆盡，殺人甚慘。(乙編第九本八五三葉)

（4） 山西巡撫宋賢題本……據分巡冀南道右參議劉正薇塘報：(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據澤州申稱：卑職於本月初十日隨本道督兵會剿陽城地方河南土寇間，突聞塘報，本州石城里賊首閻汝智，統夥八百餘名，分爲五營，白晝行兵，酷刼各鄉鎮砦，所至刼殺一空。……(乙編第十本九〇六葉)

（5） 崇禎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兵部題行「定州兵備道謝上選塘報」稿……本年七月初七日，據青州申稱：二月二十九日，據本州河南離城三十五里東賈村莊生員王獻章呈稱：本月二十七日午後，被羣賊四五百人，自西南而來，蜂擁入村，剿搶一空，房屋燒燬，殺死鄉民無數。……(辛編第七本六二三葉)

（6）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兵部題行「兵科抄出鄖陽撫治王永祚題」稿……察得鄖西縣自崇禎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被賊殘破，城垣拆毀，官房民舍，倉庫監獄，盡被灰燼，一望丘墟。嗣後節年被賊蹂躪，不計其數，小民屠擄殆盡。……(乙編第十本九三一葉)

（7） 崇禎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山東總兵劉澤清塘報……本月初四日據滕縣塘報內稱：卑職於十七日據鄉民王之炳口稱：賊有千餘，從東北小宮大宮時市一帶，擄掠婦女，席捲牲畜，人民驚竄。等語。……十八日又據千總丘民範報稱：十里王村凹裏望塚，賊有千餘，擄掠如前，卑職又見婦女赤體，哭聲震天，城門擁擠。(辛編第七本六九四葉第一面)

（8） 崇禎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山東總兵劉澤清塘報……本年四月初四日據滕縣塘報內稱：本(三月)月二十六日據朱生員家人報稱：有賊一股，約有千餘，在大山口一帶搶掠，殺傷鄉民不知其數。……(辛編第七本六九四葉第二面)

（9） 崇禎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兵部題行「湖廣巡按汪承詔題」稿……有陳州差人齎塘報投下河南撫院報稱：闖曹二賊，(十五年)三月初十日到本州周圍箚營，於十六日將本州攻破，止留西門一條路，睢陳道關僉事俱無下落，將本州知州併本衞指揮軍民人等殺死無數。……(乙編第十本九五二葉)

二、懷錄

(10) 五年二月庚午(初二日)，降賊雲交月叛。淳化庠生高起鳳，家甚貧，賊掠其繼母秦、妹荆媧去，索二馬以贖。起鳳求得一馬，賊予母留妹。起鳳與妹訣曰：我去，汝卽死，遂持母歸。賊遣騎遮留，欲以爲書記，起鳳罵曰：吾讀聖賢書，作盜賊事乎？賊怒，截其四指，衆刃殺之。荆媧年十六，賊陳金貝曰：惟汝用之。媧不語。擁之上馬，倒地。賊怒，割髮裂衣，不動，砍喉而死。(卷五葉三)

(11) 六年十月丁卯(初八日)，賊犯趙州及寧晉，欲東行，阻清水河，不得渡，殺掠南宮村落，後從栢鄉西去。總兵梁甫不敢擊，革職。舉人李讓禦賊死，姊弟亦死。(卷六葉二〇)

(12) 七年二月甲申(二十七日)，賊破開縣、雲陽，賊殺蜀人，藏窟者窒殺之，伏林者焚燒之。割孩童之手足，曰「瓠奴」，鎗其背于空中，曰「雪裏鰍」；置火繩馳嬰兒數百，觀其呼號而死，則快飲，曰「看戲」。剖孕婦之腹，斬善走之脛，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卷七葉六)

(13) 七年四月乙丑(初十日)，房縣賊婦倍于男。(光濤按，此類婦女，原多係民間婦女，賊之所至，第一步卽先搶婦女，其一般壯丁老弱，不是爲賊所殺，卽被脅入營爲賊。)丙寅，張全昌擊之，斬百六十級。(卷七葉九)

(14) 八年正月丙寅(十五日)，掃地王、太平王乘霧趨鳳陵……賊焚享殿，釋罪宗……軍民紳士死者四千人。剖孕婦以賭勝負，棚標嬰兒以爲笑樂。(卷八葉四)

(15) 八年正月己巳(十八日)，張獻忠南攻廬州，裸婦女數千詈城下，少愧沮，卽縱以矛，盡銳仰攻。……(卷八葉六)

(16) 八年正月甲戌(二十三日)，鳳陽賊……又掠霍山、合肥、臨淮，圍六安，裸民間婦女數千，裸之，詈于城下，少愧沮卽磔之。聚焚嬰兒，以哀號爲喜笑。剖孕婦男女，出所斷婦人足大小以較勝負。食人心以示勇，生剖人腹，實米豆以飼馬。(卷八葉七)

(17) 八年正月戊寅(二十七日)，山西土賊顯道神高加討，焚巢穴，掠于靜樂、忻州、定襄間。巡撫吳甡遣參將猛如虎與援剿總兵討之，辛巳(三十日)，賊方掠，射擒之。長七尺，馬上運棓，重三十斤。斬于市，人食其肉至盡。(卷八葉九)

(18) 八年二月壬午朔，賊攻歸德，城外殺人數萬，城中死守，賊破土堤，不能入。(卷八葉十一)

(19) 八年二月乙酉(初四日)，賊至宿松，官逃民迎，賊仍殺掠。(卷八葉十二)

(20) 八年二月己丑(初八日)，陝西賊掠慶陽，四百里內村堡無遺。(卷八葉十三)

(21) 八年四月甲申(初五日)，賊圍黃陂、孝感，叛民迎之入蘄州……(卷八葉十七)

(22) 八年十月己卯(初二日)，黃梅賊由宿松犯潛山、小池，殺人五千……(卷八

葉三十四)

(23) 八年十二月癸未(初七日)，闖王曹操等賊數十萬，自羅山息縣圍光州。乙酉，賊舁大礮二十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火作，賊乘之入，屠戮無遺。(卷八葉四十一)

(24) 九年正月壬申(二十三日)，有賊自舒城至廬江，邑人以金幣求免，許之。去二十里，乘夜還襲，城破，殺典史。(卷九葉五)

(25) 九年二月己卯(初四日)，賊至太湖，姦民餽賊羊酒，乘間渡濠，陷城，知縣被執，不屈自殺，賊大殺掠。(卷九葉七)

(26) 九年二月庚辰(初五日)，太湖賊犯宿松，署縣官先遁，吏民出迎，殺人千餘。(卷九葉七)

(27) 九年四月乙未(二十一日)，陝按錢守廉奏曰：賊復入秦，據西安州縣，攻殺寨堡，延安南北屍積原野，血泛荒河。賊本起于延安，官兵多其親屬，每對陣時，拱手塞溫，贈人事，寄家信，委以財物牲畜人口，斬級報功。故賊困于他省，必還陝西，爲禍無已。(卷九葉十七)

(28) 九年五月庚申(十七日)，河南賊得陳留貢生石鳳均，欲以爲軍師，拒之。賊將死于穀熟集者，其妻愛鳳均儀表，媚誘百方，鳳均怒詈益厲，割舌碎身死。事聞，邮之。(卷九葉二〇)

(29) 九年九月己酉(初八日)，蝎子塊敗于河南……羣盜擾河南三年，汝、潁、光、固、開、歸關廂村落，皆爲丘墟，無雞犬聲。遺民伏谷壑中，採食野穗。田壠間亂木杈枒拱把，虎狼成羣，非人世矣。(卷九葉二十七)

(30) 十年正月己酉(初九日)，黃岡鄉官晏清等奏：黃岡爲賊殺掠，對父斫子，面夫淫妻，戲嬰孩於鋒刃，剖孕婦爲馬槽，流血盈溝，積屍成壠……(卷十葉二)

(31) 十一年三月辛未(初八日)，羅山、光山塢堡數十，民入堡者累十萬，過天星、混十萬、曹操等五家賊，破之無遺，盤踞息縣光州殺人，汝水爲赤。老回回于黃梅之大霧山張旗鼓噪，聲震原野。麻城、蘄州、隨州、信陽間，僵屍相屬。總理、巡撫不以聞，兵部侍郎李若星入朝，言於上，嗣昌猶以久近爲文燦解釋。(卷十一葉十三)

上錄史文凡三十一條，其在史籍中計之，是不完全的，而僅爲若干零碎的記錄。讀了這些紀錄，我們再來一次扼要的敍述，以見流賊之殺人，眞是一字一血。如第一條之「州境百里地方，將民殺死無數」。第二條之「城以外之生民，無老弱無男女，死者不可勝數」。第三條之「燒燬民房殆盡，殺人甚慘」。第四條之「酷刼各鄉鎭砦，所至刼殺一空」。第五條之「勦搶一空，殺死鄉民無數」。第六條之「鄖西縣……小民屠擄殆盡」。第七條之「婦女赤體，哭聲震天」。第八條之「殺死鄉民無數」。第十條之「庠生高起鳳，家甚貧，賊欲以爲書記，(不從)，衆刃殺之」。第十二條之「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第十四條之「剖孕婦以賭勝負，棚標嬰兒以爲笑樂」。第十五條之「裸婦女數千詈城下，少愧沮，卽鏦以矛」。第十六條之「食人心以示勇，生剖人腹，實米豆以飼馬」。第十八條之「城外殺人數萬」。第十九條之「官逃民迎，賊仍殺掠」。第二十條之「四百里內村堡無遺」。第二十二條之「殺人五千」。第二十三條之「(賊入光州)，屠戮無遺」。第二十六條之「吏民出迎，殺人千餘」。第二十七條之「延安南北，屍積原野，血泛荒河」。第二十八條之「貢生石鳳均(拒賊婦媚誘)，割舌碎身死」。第二十九條之「闔廂村落，皆爲丘墟」。第三十條之「對父斫子，面夫淫妻」，以及「戲嬰孩於鋒刃，剖孕婦爲馬槽」。第三十一條之「盤踞息縣光州殺人，汝水爲赤」，以及「隨州信陽間，僵屍相屬」。總觀流賊之屠殺，概括言之，殺富人，殺貧民，殺不從賊者，殺迎降者，殺鄉民，殺婦女，殺嬰兒，殺老弱，凡此種種，尤以殺害鄉民爲最多。鄉民卽農民，蓋農民其在當時，實爲流賊之勁敵，往往本其「人自爲戰，家自爲守」之精神以禦賊，豈僅禦之而已，且更多乘機擊賊之事，參第二節第七條，如「賊至盩厔，敗于鄉兵」之類，因此賊之仇恨農民者亦愈甚，有如「四百里內村堡無遺」，便是一例。由此觀之，則在三百多年後之標榜甚麼「農民起義」的名詞以誣古人者，又將何以爲說耶？

最後，仍須證明一事，卽前引序文曾經說：

至於農民的「殺紳衿富民」(四三〇頁)「焚燒宦舍富室」，是爲了「爲民除害」。實際此等名詞特別是「爲民除害」四字，姑檢四三〇頁就其全文讀之，則爲「……(死賊)借口爲民除害，屠殺紳衿富民……」與序文意思頗有出入，而且此爲流賊殺人一大事，不可不認眞爲之證明，爰將全文公佈於後，以便讀者檢查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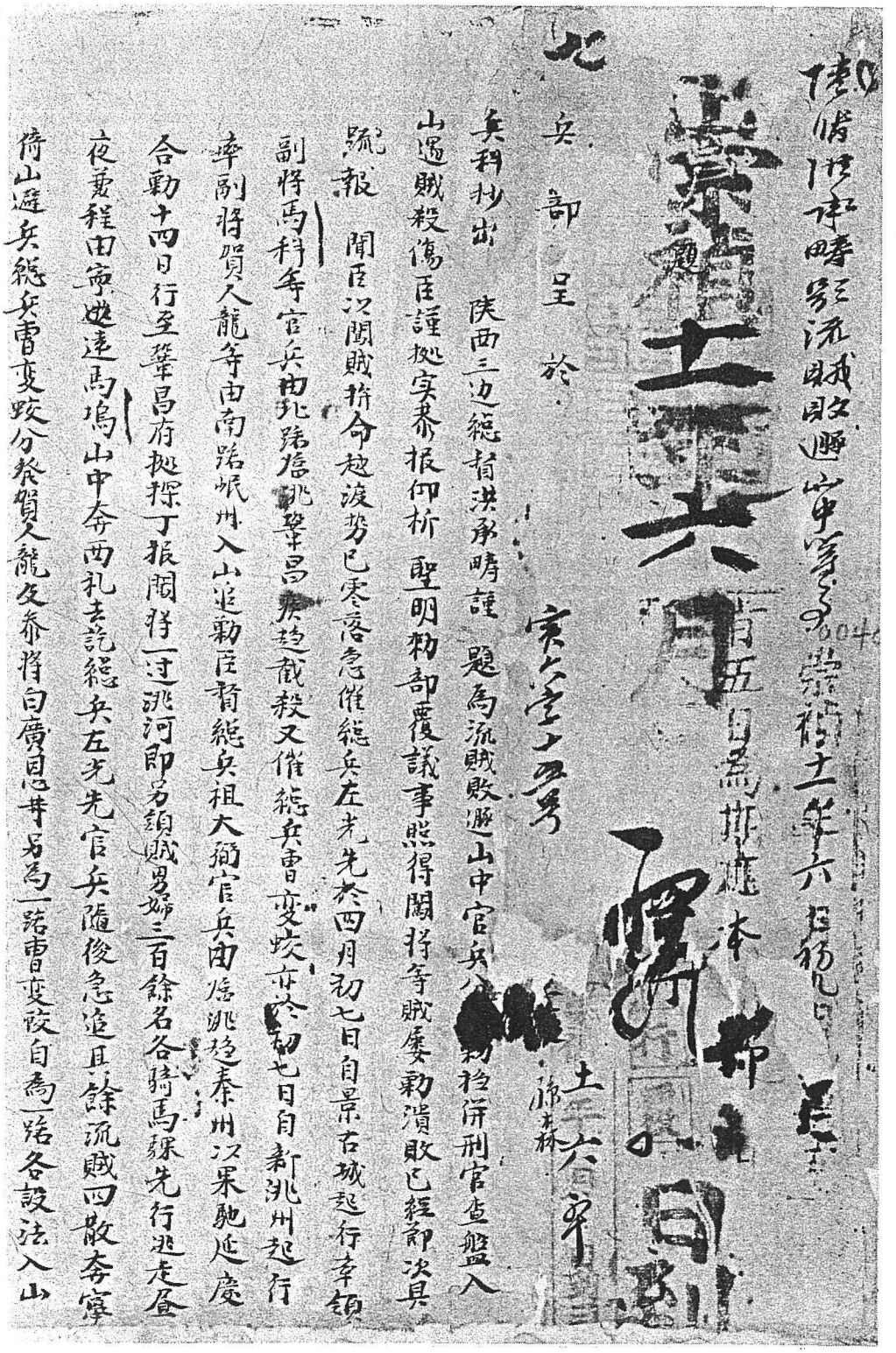
兵部爲死賊假仁假義，衆心如醉如痴，仰懇聖明嚴勅地方官吏急剪倡迎之姦，以維節義，以固封疆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刑部四川司員外郎王鳳翼奏前事，內開：臣刑曹末吏，山右迂儒，不宜言及軍國大事，目擊時變，義憤塡胸，遂不顧倨侮妄言之誅，謹剖肝瀝血上陳：竊惟流氛發難，數年以前，其勢非不披猖，間有殘壞城邑，多係墻垣矮薄，居民寥落，儲備空虛，苦于力不能支，以至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煙輳集之地，儘可與賊相持，從未有隨攻隨破，如近日者也。邇來降賊紳士，實繁有徒，負聖朝三百年作養之恩，甘心爲賊運籌，簧惑無知百姓曰：開城款迎者，兵不血刃也，罌(疑誤)城拒守者，盡數屠戮也。地方二三姦徒，賊尚未薄城下，輒先倡說遠迎，深可恨者，不肯怯死守令，及幾倖苟免紳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風伏迎。嗟乎，昔則不可守者，尚勉强以守，今則儘可守者，棄委置不守；昔則不能守者，猶是棄城而逃，今則儘可守者，不免開門而揖；事勢至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夫迎賊者，不過懼一死耳，此在愚民，無足怪也，至于地方官吏紳士，讀聖賢之書，受君父之恩，忠義良心，未便盡死，儻肯協力堅守，濟則朝廷封疆自己身家，可以兩全，卽萬一不濟，勢窮力屈之餘，轟轟烈烈而死，不猶愈俛首屈膝于死賊之前，以丐餘生耶？況乎苟且求生者之未必得生耶？每聞死賊入城，免(疑誤)市德色於一二衰黎病老以踐僞約，餘則借口爲民除害，屠殺紳衿富民猶故也，擄掠子女財物猶故也，焚燒宮舍富屋猶故也。嗟乎，旣遭陷沒者已矣，彼城郭猶幸無恙，防禦尚堪勉圖者紳衿富民，獨不鑒前車而醒寤乎哉？伏乞皇上嚴勅各該撫按申飭所轄監司守令，凡有寇警地方，亟須預戢姦萌，動紳士以大義，諭愚民以利害，相與盟神誓衆，戮力固守。如有前項倡迎之姦，搖煽人心者，許守土之官卽會同本地紳士人等便宜正法，梟首示衆，庶可破亂民附賊之膽，堅良民守死之心，封疆之事，其猶可爲乎？等因，崇禎十七年正月十三日奉聖旨：奏內有司紳衿倡迎逆寇的，是何姓名，通著該撫按確察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一咨 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 通行省直各巡撫 合咨前去，煩炤明旨內事理，卽將各郡邑有倡迎逆寇各紳衿有司姓名，火速察明具奏施行。崇禎十七年正月十八日，署司事員外郎趙開心

由此題本，他不具論，單說流賊殺富民的一段，題本的說法是這樣：「每聞死賊入城，免市德色於一二衰黎病老，以踐僞約，其餘則借口爲民除害，屠殺紳衿富民猶故也，擄掠子女財物猶故也，焚燒宦舍富室猶故也。」而序文所錄，則顚倒其辭，斷章取義，其於流賊殺人的罪惡，好像有些在那裏爲他們洗刷的意思，認爲流賊之殺人，是「爲民除害」，等於是說那些被殺的，都是些紳衿富民，是該殺的。今讀題本原來的措辭，不是那回事，而只是說「每聞死賊入城……借口爲民除害」，曰「死賊」，曰「借口」，則流賊殺人的罪惡，更躍然紙上。比如前面所引史文，我們知道流賊除殺紳衿富民之外，其於貧民、貧農（鄉村農民貧的佔多數，故曰貧農）、以及孕婦嬰兒之屬，都是同樣的以殺爲快事，那麼，則是關于「借口爲民除害」之說，無非形容流賊之殺人正在那裏越殺越瘋狂罷了。據此，可見引用史文，最好的辦法是錄其全文，如只斷章取義，摘其一二語以附會「一己之見」，則是有失學者公正之道了。

附記：流賊之禍明，是鐵的事實，是蠢蠢無知地在那裏專事破壞和殺人放火，是利用虜變以煽亂，而清人則又利用寇禍以毒害中國，於是明稿內嘗有「虜因寇禍以蹈瑕，寇因虜變而張焰」之說。結果流賊的收穫在那裏？還不是替清人做了開路先鋒。所以明季中國之亡，是流賊和清人相互合力而亡明的。凡此之類，則流賊之罪惡，說起來眞是如在目前，雖有人在那裏欲圖翻案，亦絕不可能。別的不說，卽流賊自己，如李過（李自成親姪，後南明賜名赤心）、李定國等，當時亦固「自怨自艾」，深悔做錯了，深悔不該做賊，於是乎相率翻然改圖，效忠南明以共圖恢復，以洗刷賊名。此其犖犖大者，其餘不能悉數，然而晚矣，其於國家又何補哉？

此外，參圖版叁和圖版肆，也就是流賊渠魁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現證」，由此現證，凡爲流賊幫腔說話的，可以杜其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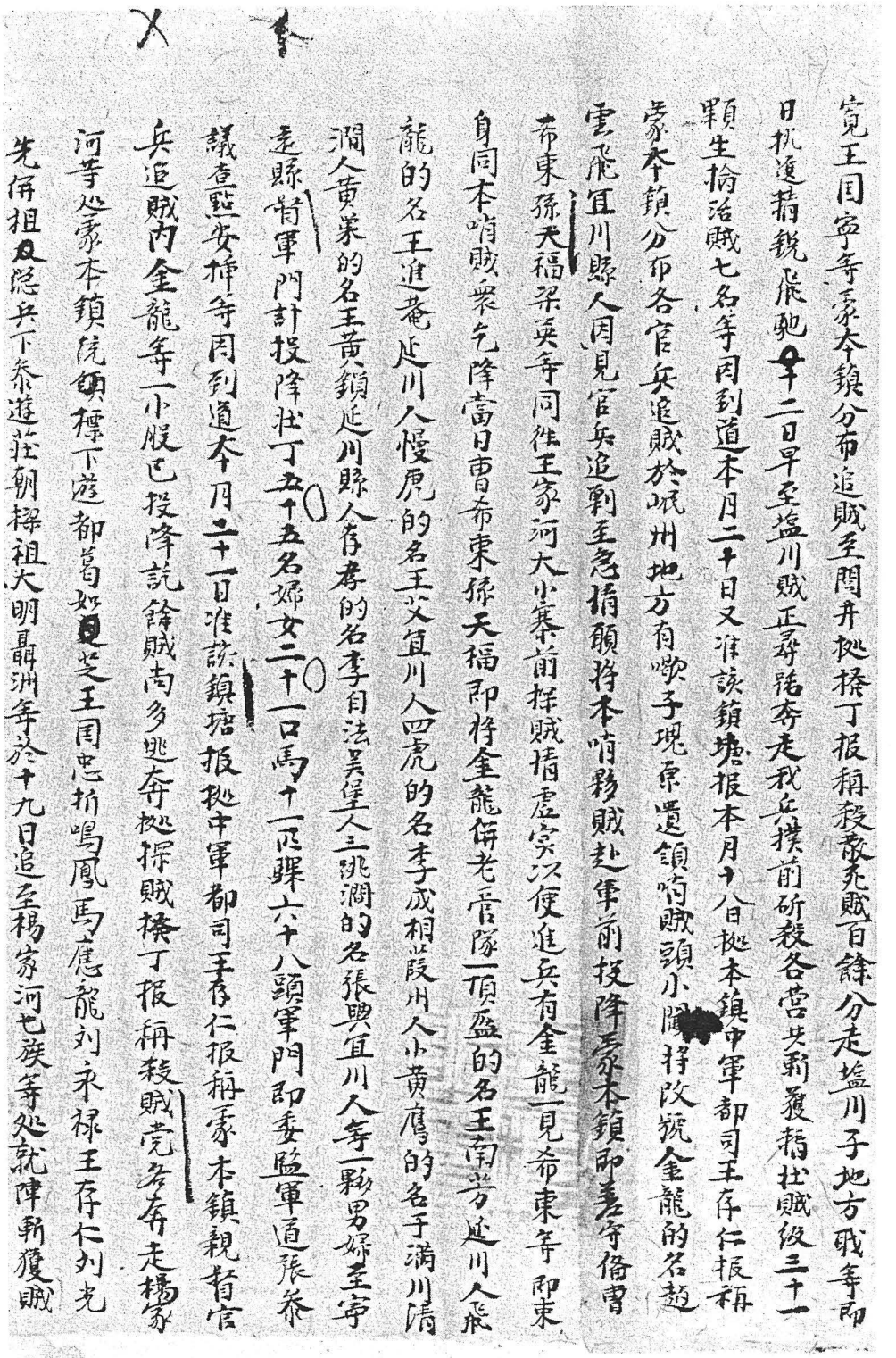
圖版壹之一



兵部呈於
兵科抄出 陝西三边總督洪承疇題為流賊敗遁山中官兵分
山遏賊殺傷正謹拠實奏報仰祈 聖明勅部覆議事照得闖將等賊屢勦潰敗已經節次具
疏報 聞在汉闖賊拚命越渡勢已零落急催總兵左光先於四月初七日自景古城起行幸鎮
副將馬科等官兵由北路追剿鄜昌賊趙截殺又催總兵曹變蛟亦於初七日自新洮州起行
率副將賀人龍等由南路岷州入山追勦在前總兵祖大弼官兵由洮追秦州汉果馳延慶
合勦十四日行至鄜昌府拠探丁振聞將一过洮河即有鎮賊男婦三百餘名各騎馬騾先行逃走昼
夜兼程由寧遠馬鳴山中奔西礼去訖總兵左光先官兵隨後急追且餘流賊四散奔竄
倚山避兵總兵曹變蛟分餐賀人龍及參將白廣恩等另為一路曹變蛟自為一路各設法入山

按勒臣思官兵將追及賊正當合力勦滅未便捨近求遠即檄總兵祖大弼營內參將莊朝
探祖大明鼐洲等領馬兵三百隨從兵曹變蛟官兵合勦臣於十八日自寧遠前同陝西監軍
道僉事原任總兵王洪親行入山往馬夕坡新寺指兵控勦及到楊家河地方見曹變蛟
統兵已殺有賊級又有夥賊逃山虎黑鷹等畏懼官兵勦殺直奔至營前乞降臣奏招安旗示
差標下千趙文勝把總李應龍前去招安臣中馬塢山路二十三日駐[redacted]札縣屬扎飛催總
兵左光先必期晝夜急追次畨闖將逮而總兵曹變蛟與加貝人龍等按勒各賊俱已零星逃
入階州地方相離官兵三四日之遠山大路險零賊藏伏大兵難以久滯該總兵等於四月二十五
日收兵到礼縣隨拠陝西道監軍僉事一衙門會同監軍道張兆鯨曹增報四月初九日
准臨洮總兵曹文詔塘報拠岷州守備張国賢塘報甲戌家本鎮安於岷州北路交界元山兒
守把渡口閻本月初六日拠哨丁孫守志張和等報稱殺散死賊約有百餘騎離元山二十里等情
甲戌帶領官兵包剿壽孫守志等迎至岷州北路卓兒坪馬連灘遇賊官兵三面圍殺當陣斬
獲賊三十顆生擒男婦四名口奪獲馬騾一十六匹鎮錄賊拔河湟死等因轉報到道本月十三日
又准該鎮塘報拠副將賀人龍塘報本月十二日本戌同參將白廣恩張天福遊部孫守法馬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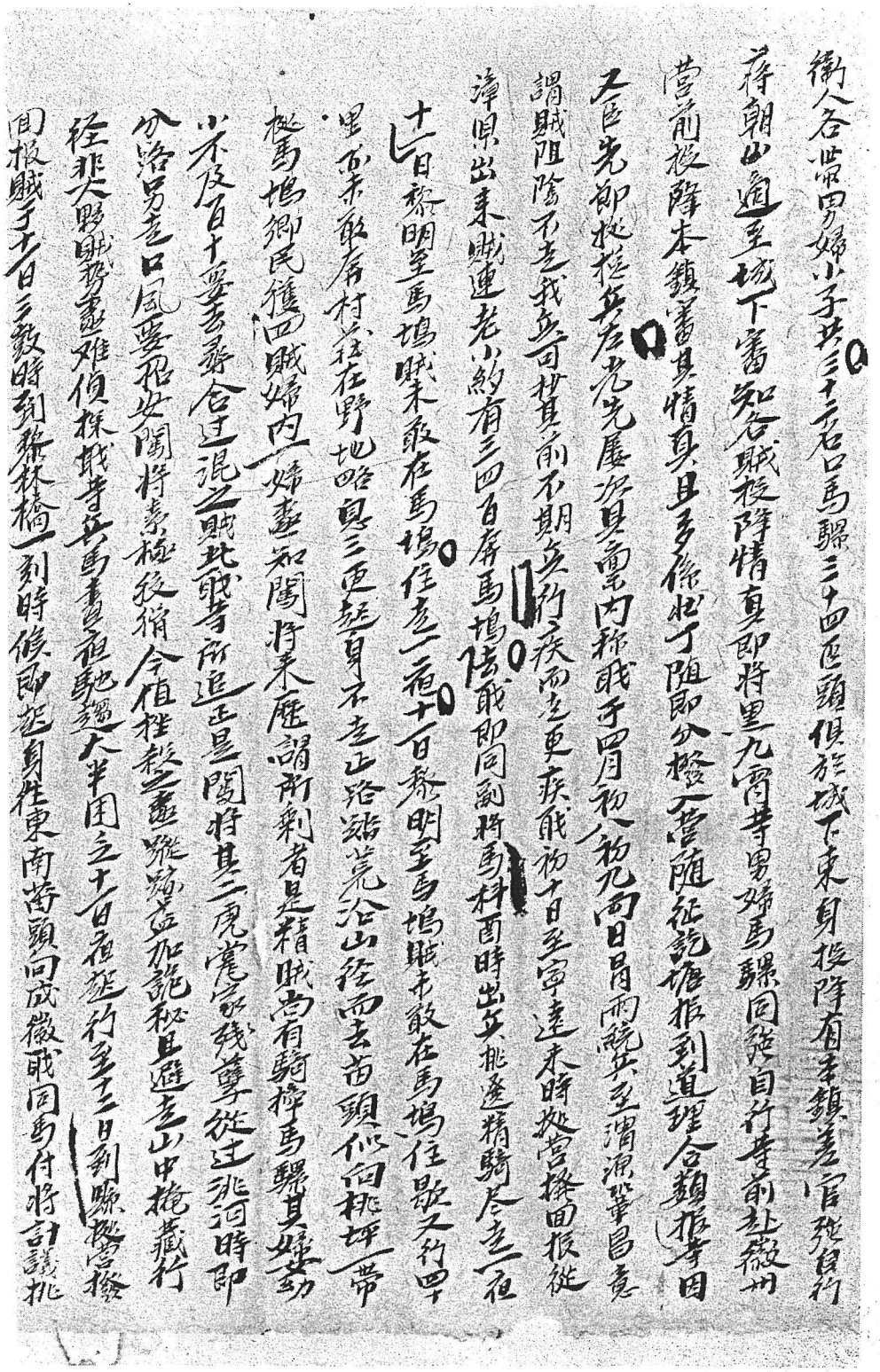
寬王国寧等率本鎮分布追賊至閬井拠捺丁报稱殺敗賊百餘分走塩川子地方我等即
日扒追捕銳飛馳 本二日早至塩川賊正尋路奔走我兵撲前斫殺各営共剿獲捕杜賊級三十一
顆生擒活賊七名等因到道本月二十日又准該鎮塘报本月十八日拠本鎮中軍都司王存仁报稱
蒙本鎮分布各官兵追賊於岷州地方有歌子堤原遭鎮哨賊頭小閻 捋改號金龍的名趙
雲飛宜川縣人因見官兵追剿王急捐願将本哨夥賊赴軍前投降蒙本鎮即差守備曹
希東孫天福等兵等同往王家河大小寨前探賊捐虚実次便進兵有金龍一見希東等即束
身同本哨賊衆乞降高日曹希東孫天福即将金龍併老営隊一項盔的名王南芳延川人飛
龍的名王進奄延川人慢虎的名王文宜川人四虎的名李成相延川人小黄鷹的名于満川清
澗人黄衆的名王黄鎖延川縣人客孝的名李自法異堡人三跳澗的名張興宜川人等一夥男婦老弱
走縣前軍門計投降壯丁五十五名婦女二十一口馬十一匹騾六十八頭軍門即委監軍道張參
議查點安挿等因到道本月二十一日准該鎮塘报拠中軍都司王存仁报稱蒙本鎮親督官
兵追賊内金龍等一小股已投降說鋒賊尚多逃奔拠探賊捺丁报稱殺賊党各奔走楊家
河等処蒙本鎮院鎮標下遊都葛好 芝王国忠指喝鳳馬應龍刘来禄王存仁刘光
先併担 恐兵下忝遊莊朝梯祖大明聶洲等於十九日追至楊家河七族等処就陣斬獲賊

197-3

首三十八顆生擒活賊十四名收復婦女十口鋒賊奔竄林谷難以窮追當晚賊中老雷隊巡哨的名華成光清澗縣人穿山虎的名高順清澗縣人黑鷹的名程光宜川縣人虎的名尉守珩綏德州人于山上喊叫投降本鎮審其情真各投降訖計壯丁三十六名婦女十三口馬騾五十五匹頭俱解軍門委官安排等因到道又准該鎮塘報拠副將賀人龍報稱賊有自金龍等提降後我等仍分兵追賊於本月二十一日至旋永地方有嘴子塊原遭鎮哨奎木狼的名刘應封清澗縣人就地飛的名張應華延川人四龍的名王加伏綏德人同衆十一名情願投降各帶妻口小子共二十四名口馬九匹騾九頭同至營前俱解軍門委官安排等因各轉報到道本月二十三日准陝西總兵左光先塘報本月二十日本鎮追賊至徽州拠郭家壩寨民李富太報稱十八日有賊一夥哨頭跟虎係闖將貼身男婦三十二名口馬騾三十七匹頭從堡寨經過口稱投降討示招撫到鎮本鎮即差材官煙自行蔣朝山前去招撫隨拠置口都司李堯之略陽縣署印主簿楊文光塘報拠西路探丁如孝報稱有賊二四十騎自置口突至本縣城下取等審問各賊供稱係八隊闖將下頭目因大兵救敗情願投降為頭領哨雷隊六名內一名跟虎的

名里九成一名王弘字一名曹啓德俱清澗縣人名馬二延安靖邊人一名蔣明宇延

圖版壹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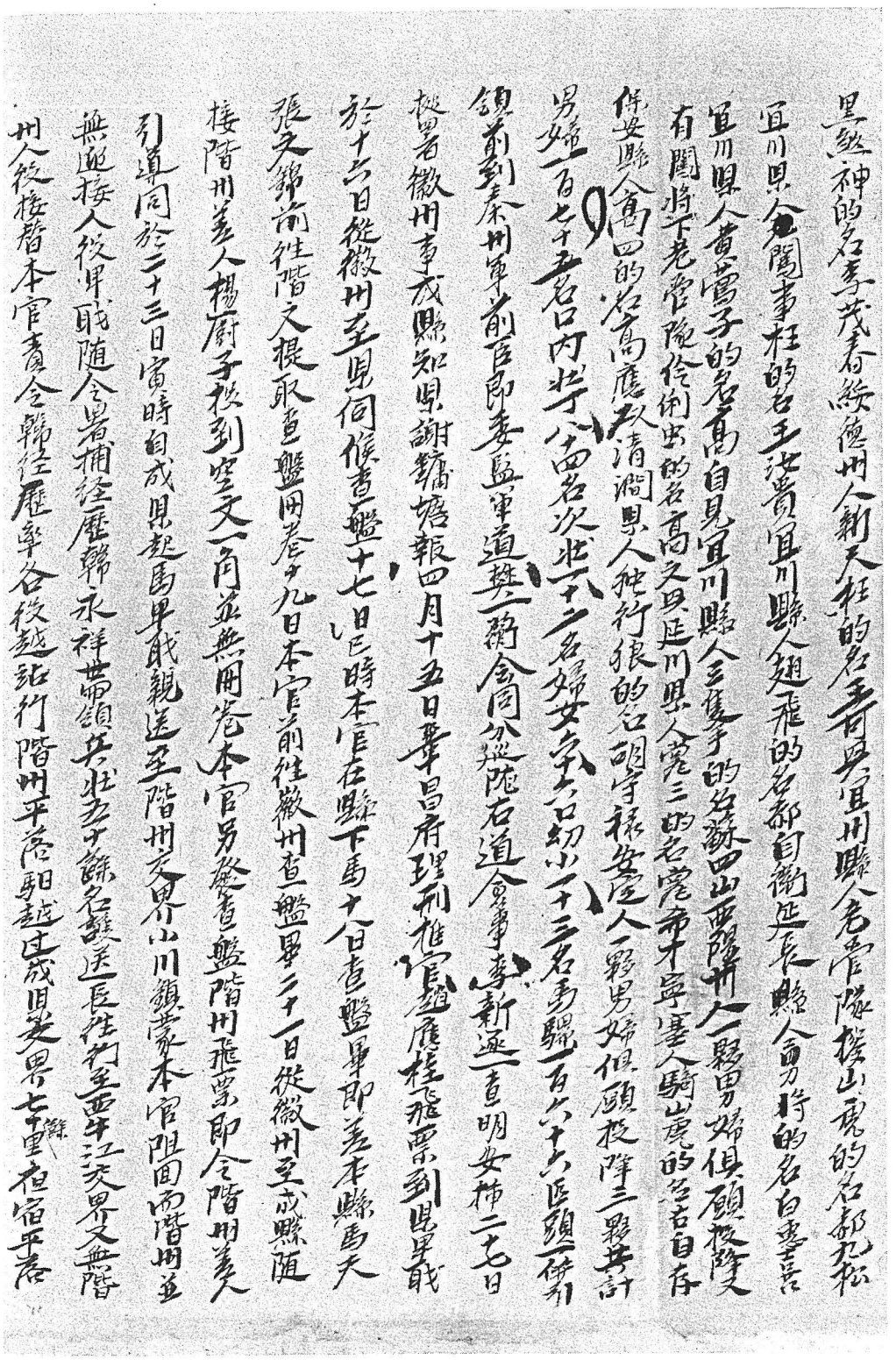


衛人各帶男婦小子共三十二名口馬騾三十四匹頭俱於城下來見投降有未鎮差官殺自行
存朝山過至城下審知各賊投降情真即將黑九霄等男婦馬騾回發自行前赴徽州
營前投降本鎮審其情真且多係北丁隨即分撥一營隨征記功報到道理合類報等因
又臣先即批行各官先將其家口安插於其營內稱賊于四月初八初九兩日自兩統兵至渭源肇昌意
謂賊阻隘不去我兵可揀其前不期兵行疾而去更疾賊初十日至寧遠未時收營換面板從
漳縣出來賊連老小約有三四百騎馬搶陷賊即向劉將馬科百時出兵挑選精騎尾去一在
十一日黎明至馬搶賊未敢在馬搶住一宿十日黎明至馬搶賊未敢在馬搶住歇又行四
里五未敢在村莊在野地略息三更起身不去正路踏荒沿山徑而去前頭仰向桃坪一帶
被馬搶鄉民攔回賊婦內一婦逃知關將來歷說前剩者是精賊尚有騎搾馬騾其婦勁
小不及百十要去尋合迂混之賊北戰等所追正是關將其二虎寬心我等從迂逃回時即
分路另走口風要和安關將素極狡猾今值挫敗之極雖窮亦加詭秘且避去山中藏衍
往非大駱賊勢盡難偵探賊昔在馬書祖駱大半因之十日在延衍至十二日到騾被營撥
回報賊于十日之數時到黎林橋一到時候即起身往東南等頭回成徽戰回馬付將討議挑

197-5

選精兵合近一千騎揮馬驟期于十二日抵羊鎮驛經孝一路直截徽州或可扼出賊之
日疾走一百六十里至黃涪關十四早至且陽川離成縣二十里拽報賊往枝橋路上行十數里折轡名
山西高山沿西牛江下出關溝入略陽路方幸本日午後之拽擲丁傳報賊走枝谷嶺剪子垭大三公
里頭向略陽離城甘里之遠追之不及往為探告已得枝至紅川徽州上下休息續拽當拽
回報哨探賊在陽平關云說賊督駐紅川聽示邊約等情臣拽此當即知關賊已遠無有探
聽勢不能追隨另發將兵速馳漢南合副將趙光遠等官兵剿擊滅其餘兵在先
營兵值土混等賊犯稽郎應合併兵力期必大剿即令該拽當同付將馬科統兵就徽州連路
歸兩當鳳縣出堂鎮鳳翔直赴應援探剿臣督飭兵勇及發人藍等臣兵於四月二
十六日自礼縣起行前赴秦州本日行次地名搗關拽探差官趙文勝回延山虎里塵等原
稱漢差拽領招安直入賊營有掌盤賊頭覺等即薛仁貴虎與關將合營同過漳河
各另起寨薛仁貴的名住得名鄧州人情願同哨頭同三夥名同汝敬綏德州人掏糟的名覺
繼管米脂縣名管隊九條龍的名刘進福山西臨縣人亡命金龍的名虎榮且川縣人上天龍的名住月才
定边人飛虎的名刘孟敬綏德州人一點兒婦俱願投降又有六隊棄賊今混隨關將不時領

197-16



里慈神的名李茂春綏德州人新天柱的名王何與宜川縣人名雷隊接山虎的名郝九松
宜川縣人閻事柱的名王沈貴宜川縣人翅飛的名郝自衡延長縣人劉打的名白秉喜
宜川縣人黃鳳子的名高自見宜川縣人三隻手的名徽四山西隰州人一夥男婦俱願投降
有閻將下老管隊伶俐出的名高文典延川縣人蒙三的名蒙帝才寧塞人騎山虎的名白存
保安縣人高四的名高應秋清澗縣人神行狼的名胡守福安定人一夥男婦俱願投降二夥共計
男婦一百七十五名口內收下八百名次收下二十二名婦女六名幼小一十三名馬騾一百六十六匹頭一併
解到本州軍前臣即委監軍道樊一鶚會同分巡右道會事李新逐一查明安插二七日
擬著徽州事成縣知縣謝鏞塔報四月十五日準昌府理刑推官趙鹿柱飛票到里戴
於十六日從徽州至里伺候查盤十七日臣時本官在縣下馬十八日查盤畢即差本縣馬夫
張文錦前往階文提取查盤冊卷十九日本官前往徽州查盤畢二十一日從徽州至成縣隨
接階州差人楊廚子投到空文一角並無冊卷本官另發查盤階州飛票即令階州差
到道同於二十三日寅時自成縣起馬早戴親送至階州交界山川鎮蒙本官阻回而階州並
無迎接人役里戴隨令當捕經歷韓永祥帶領兵壯五十餘名護送長性村至西平江交界又無階
州人役接替本官責令韓經歷拿各役趕站行階州平落馬趕過成縣交界七十里在宿平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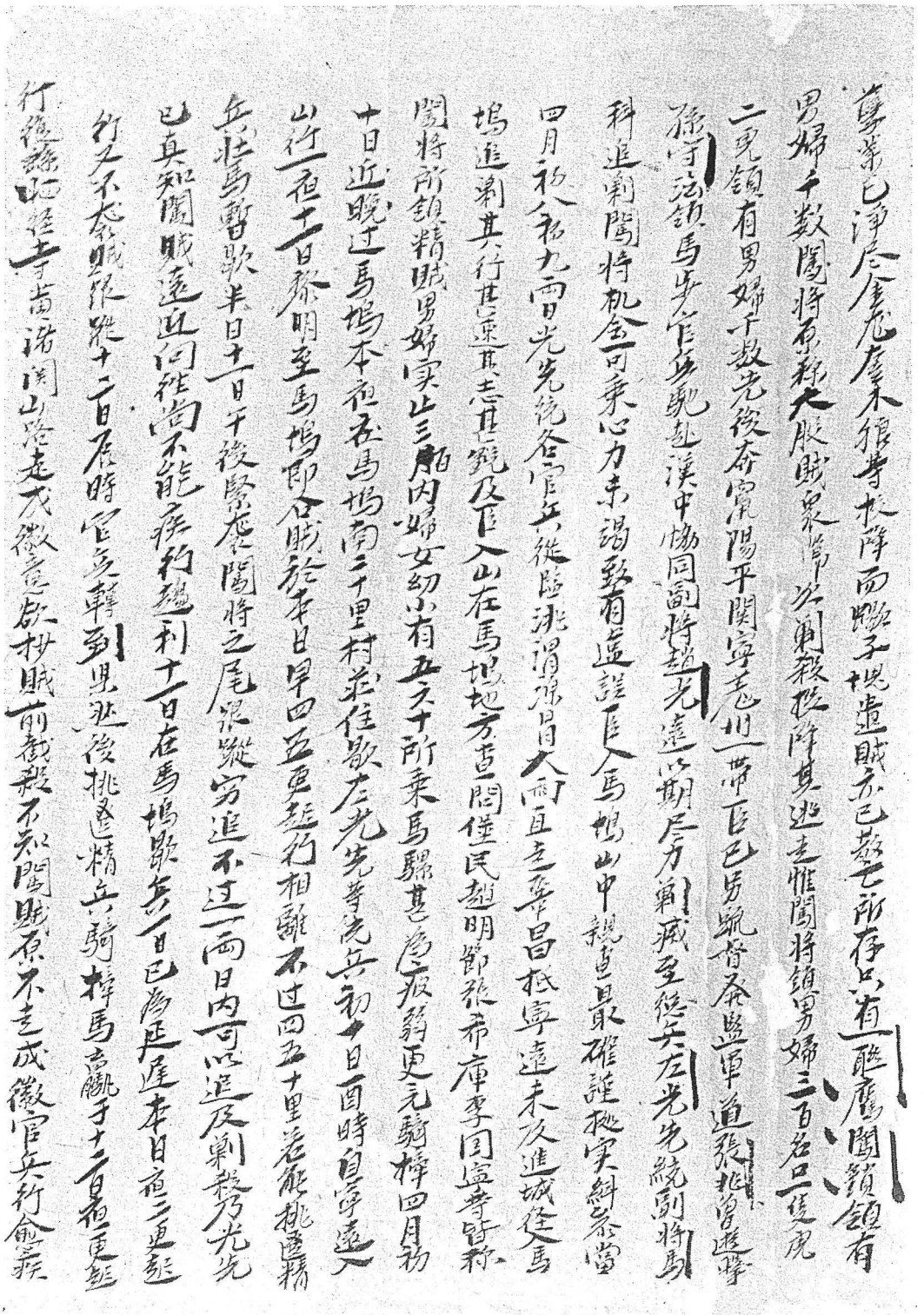
197-7

即早戰於本日即回徽州不料二十四日戌時抵本縣護送机等姚玉景文秀报称二十三日在狗更
時候有死賊一股不知從何突出圍闖入駅喊声四起眼見死賊將本官併護送韓经歷扣縛
併跟送人役存亡未審玉等勢急逃生等情本月二十九日又起徽州旋报四月二十七日申時起戚県
探役蒲荣蘇仕通等报称荣等蒙差探查趙推官下落探至平陰駅遇見被賊把去逃回
轎夫李邦元口称元送趙推官在宿平陰駅忽被賊圍將韓経歷併人役先行推死在駅馬騾
捨棄将趙推官綁至賊營問話後押回駅中威脅趙推官降他本官将賊呼曰老爺賊
称
駅内官隊一点油教官邦元与閻掌盤子不該称說教官該把官拏去階州要数十匹馬騾贖
他等不是好你們何故乱殺等語将邦元縛至階州長嶺地方又聞賊言我們係闖将下人隊自
河州教教今我掌盤子二虎從岷州大路一股在即至階州平陰駅得此好生意在閻各賊聽聽
元得逃回荣等即回報元仆等趙推官到駅及到駅中見有階州署駅龙指揮同僉千戶倫
相教殺其餘軽重屍骸被大火燒残荣等即行厝理其餘查盤書役併戚県護送人役屍
骸暫到前駅處荣等不能領認掩埋等情到州拠此看得趙推官查盤徽戚事畢日待
階州回差轉有原先往階之意守候二日元素階州不至遂邀推官之往後聞階州教文楊府
不肯称貉静元賊速推官之行以致不允畢戚之堅留豈料往階而遭此不測之異雖且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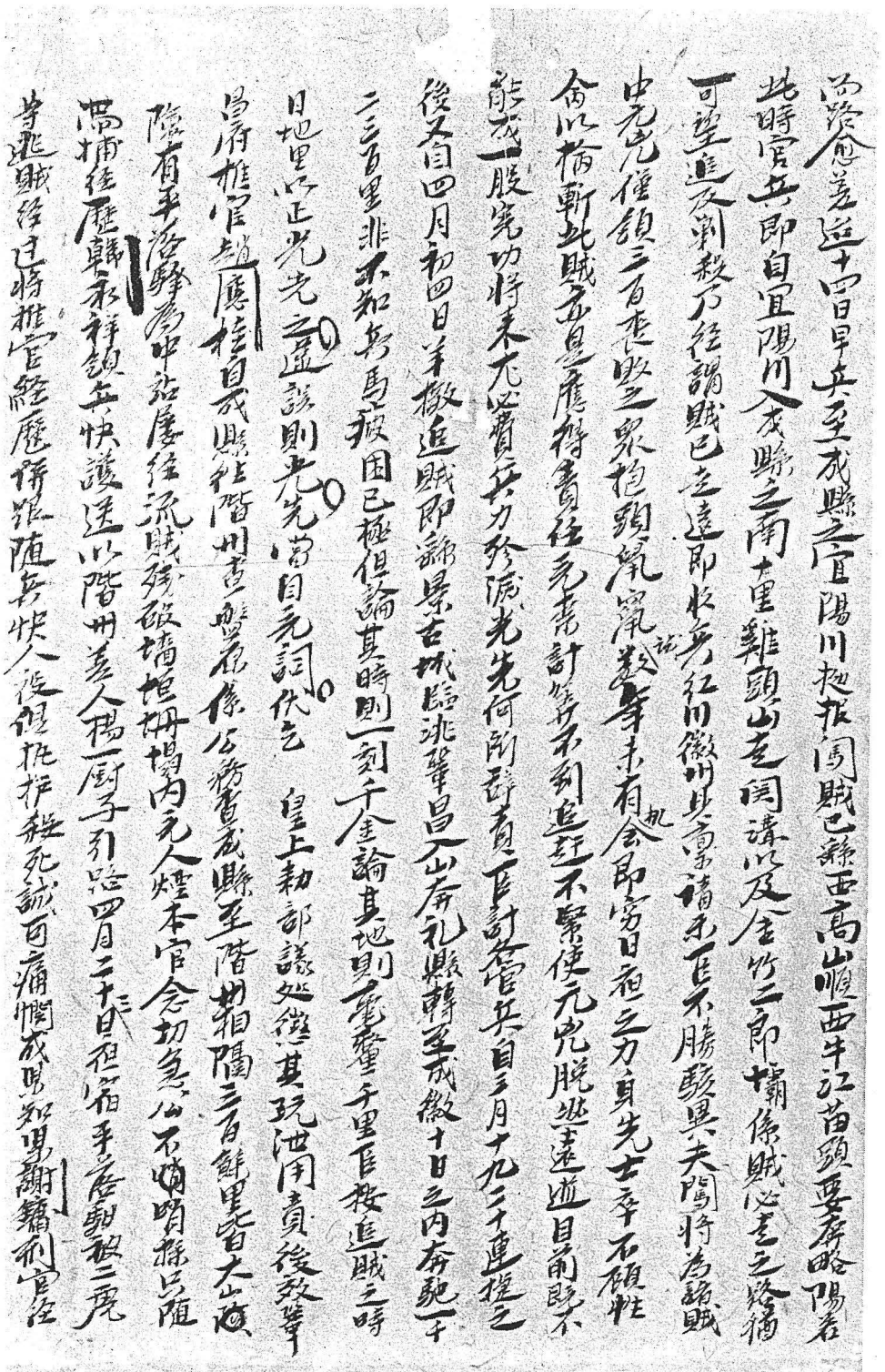
197-8

智不降賜死忠義凜然臣節不渝幸稚收殮見骸閣者无不墮淚等因合到臣該臣看得闖將拚死渡河自知罪大惡極為官無所久逭剿即先領賜賊四万三百名口竄山中日在奔逃不敢時刻停歇其餘各賊被殺越渡推散星散各竄伏于岷州西礼山中臣先于河川臨洮鞏昌各鎮將官兵分路馳剿臣繇臨洮肇昌行次寧遠仍督同鎮道親入山中相机剿捜隨於經五旬之久數專差追斬賊級共十九顆生擒二十五名俱經查驗明確又前後共投降收獲男婦三百六十六名口馬騾三百五十二匹頭臣恨仰遵 皇上敷教諭宣揚曉示各賊免死招安即委監軍道樊一蘅會同分陲石道李新逐加查驗內實係即日辞仁貴原係另駐掌盤賊頭與闖將合營周三係當先家鎮哨最為狡悍黑煞神係六隊裏第一哨頭自認領招撫六隊各賊投降新天柱係黑煞神下鎮哨金毗產木狼皆聽其調度向很分隨闖將金九龍為嘯子堤賊營內尚稱驍雄今俱出高四係闖將貼剿營隊但猶猖獗所領投降賊衆太半精壯尚多妖魏混名長不敢瑣屑臚列煩瀆 臣所各降民僕情願隨征報效臣准收入伍俾其臨敵對陣必賊以賊併殲在隨營用以示信招撫其餘脅從老幼就令監管道同陲右道李新分別解散安插已安息則中斗星等一股投降而闖 王所遣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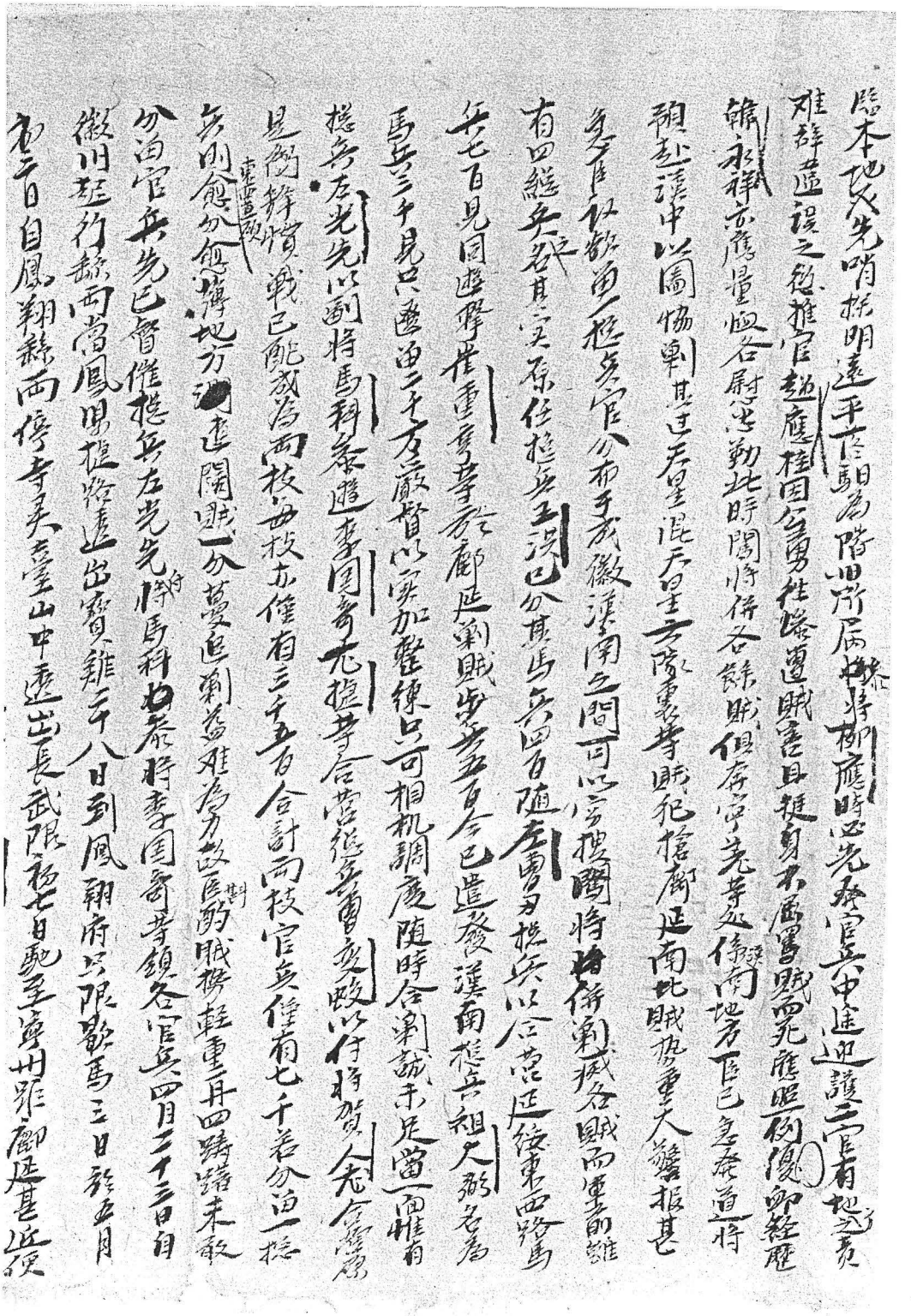
197-9



19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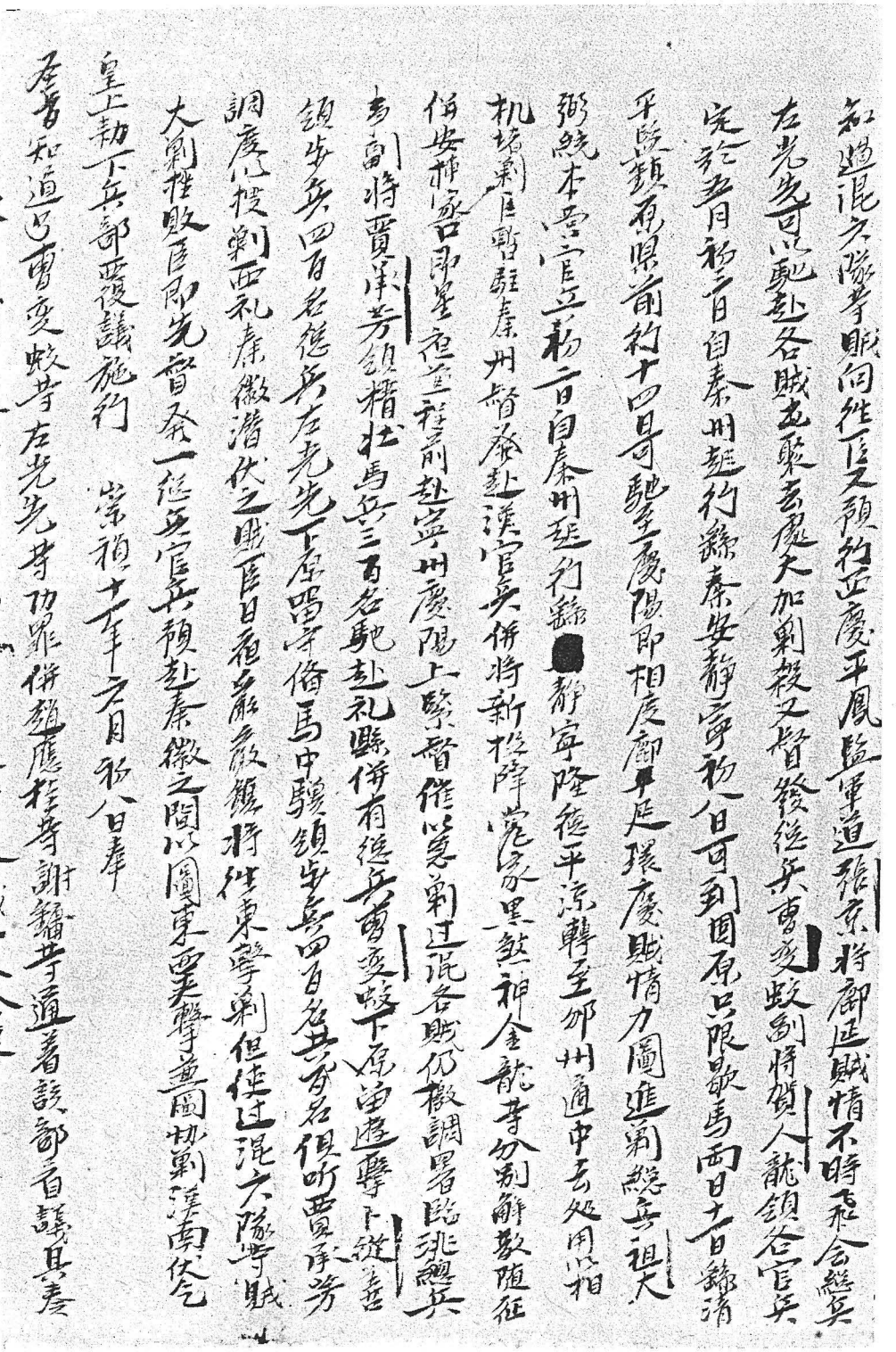


197-11



隨本地父老哨探明遠平仁縣為階州所屬地界將柳應時亦先發官兵中途迎護二官有把守關隘難辭逗留之咎推官趙應桂因公勇往隨逐賊營且擬剿捕不顧當賊而先應照例議叙經歷韓永祥亦應量叙各尉忠勤北時閻序倅各隨賊但存亭先等處仍係階州地方已委官一員將預差漢中以備協剿其逃者望風而生亡隨裹等賊犯掠鄜延南北賊攻重大警報甚多臣仰懇勉一檄各官分布于成徽漢閑之間可以守禦閻將指揮各賊而堡前雖有四總兵名其實原任指兵王汝已分其馬兵四百隨左雲翼指兵以合當延綏東西路馬兵七百見回避釋惟重寄等事方鄜延剿賊步兵五百今已遣發漢南指兵祖大弼名為馬兵三千見只西安一方嚴督以實加整練只可相机調度隨時合剿誠未足當一面惟有指兵左光先以副將馬科參遊李國奇尤指等合當倚重委收以待將領今各處調辦貿戰已能成為西枝西枝亦僅有三千五百合計西枝官兵僅有七千若分西一指兵則能分能守地方已關賊一分蔓延剿益難為力故臣前賊機輕重并四將錯未敢分派官兵先已督催指兵左光先侍馬科右參將李國奇等鎮各官兵四月二十三日自徽州起行赴西當鳳縣指途出寶雞于八日到鳳翔府以限數馬三日於五月初二日自鳳翔赴西停寺吳堂山中途出長武限初七日到涇州罪卿延甚近便

197-12



197-13

李自成敗遁山中形勢圖



197-14

題

吏科給事中臣杭齊蘇謹

題爲孽黨不容漏誅名器不宜久玷仰乞

勅部查明僞歷立正

典刑以消亂萌以彰

天討事臣叨中

龍飛兩榜科名蒙

欽改庶常作養甫及壹載榮陟言路一介監儒鬻沐

聖恩臣即捐此頂踵何克矢報萬一也謹以萬姓所

共讎憤不避怨毒密爲

皇上陳之痛自闖逆煽禍妄覬神器猶敢糾其散亂

突奔山海大逆不道幸荷

皇上天威

皇叔父攝政王聖謨取殘救民此乾坤清濁一大界限也乃有天下元兇如僞丞相牛金星及其孽子僞府尹今黃州府知府牛詮僞尚書今漳南道兵備張嶙然是也孽黨參人均當一例駢斬以洩神人之憤

皇上克寬克仁

王師初臨槩以兵不血刃爲主姑待以不死爲牛詮者不能改賊父之惡安能改賊父之籍而父籍寶豐子昌郟縣不認金星爲父包藏禍心欺誑朝廷大罪壹也詮爲僞襄陽府尹襄陽上流從來有天下者必爭之土闖故倚爲腹心今鄖襄告陷逆賊王光泰等未即就擒詮守黃州密邇兩地既係賊孽必多餘黨萬一走洩軍機禍生不測大罪貳也詮以亂臣賊子竊貳千石之位起萬姓之怨心汙

朝廷之名器大罪叁也至於張嶙然爲僞刑政府尚書株殺天下百萬生靈與牛賊同攻燕都又同奔山海較之不受僞命旋即脫逃者不同嶙然

朦得一官明係漏網之魚況督學所以明倫海
內首惡爲江右宗臣已羞
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今又以資俸推陞漳南兵備
八閩新收海寇未靖假以兵權設官防寇反至
防官此應立
賜罷斥行該撫按大暴其罪以正
國法者也臣目擊此賊臣原爲
國家讎敵四海元惡釋此不誅恐賊黨得官日積
日衆種類蔓延將來煩
廟堂之籌畫非小也伏乞
皇上天察
皇叔父攝政王睿斷
勑下部臣查議施行緣係孽黨不容漏誅名器不宜
久玷仰乞
勑部查明僞歷立正
典刑以消亂萌以彰
天討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順治肆年捌月　日　於汉　日吏科給事中臣杭齊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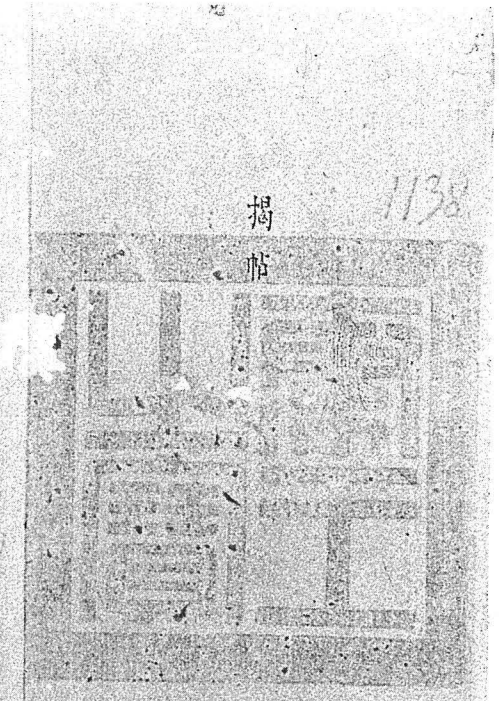
吏科給事中臣杭齊蘇謹
題爲孽黨不容漏誅等事閩逆時有天下元兇如
僞丞相牛金星其子爲僞襄陽府尹今湖廣黃
州府知府牛詮其黨爲僞刑政府尚書今福建
漳南道兵備張嶙然原當一例法誅牛詮詭籍
郊縣不認金星爲父包藏禍心欺誑
朝廷今郎陽襄陽未平詮既係賊孽必多餘黨恐其
走洩軍機且以亂臣賊子久汙名器張嶙然用
閩刑殺過天下百萬生靈與牛賊同攻燕都同
奔山海關今推陞兵備福建海寇未靖不應假
以兵權臣俱係首惡此時不誅恐賊黨得官
日衆將來煩
廟堂籌畫伏乞
勅部查議施行謹題請
旨

81-168

五之叁版圖

197-19

02-191-20



揭帖

1138

秦王孫可望謹

揭爲深懷

皇恩願取三省

上獻以大一統之盛事窃望以開西布衣通丁明季喪亡之

除不自甘於棄下逐稱藩於滇黔楚蜀之間亦曰中原逐

鹿人各可得非竊奪之可比也闢而救奉永厝不過念食

先慮不忍視其顛沛虛擁以明猶分拉擬尚可倣於恒文

故歷年救拾士民訓養兵卒不過期保所得之土地耳就

知遠家不造恩拔之李定國不思矢忠報讎反橫逆不馴

借永厝之名號峙見凌削甚誘逆黨劉文秀馬惟興白文

選等反攻內擊使望既恨用人之非復悔識時之暗夫以

奴叛生清理圖已屢常復以主所與立之主扶剿其主猜

蔥更何自已所以閒閒而來者蓋仰慕

皇上之聖明經畧之推盪豈曰聊以圖存乎蓋將用兵於

皇上以雪堂深讎也猶榮

璽此眞誠公忞

恩准發兵而猶恐覆復則滇黔蜀地頓盡入於

皇上之版圖兵馬將士頓成

皇上之軍孩望得爲太平絹堛實所厚幸尚敢希異乎如

皇上裁決不蚤望體眞論矣恐李逆收緊望兵踏佔望土則整

頓配安動摇必難他日

皇上西顧之憂正未有艾望非不能揑飾以待實慙大恥之永

洗將思隱忍以終年又惜此志之尚存用是携挈妻子於滬

肝腸仰祈

垂鑒賜之苑行則

皇上一統之業永固微臣不世之遭逢快事爲兩利機不宜遲

伏乞

勅部速議以便遵行望於拾壹月拾伍日已入寶慶中右兩路

總兵始也防望甚嚴繼也脫望於厄今也禮望甚周此皆

皇上沾濯所被盖服

197-21

197-22

皇上仁人之贊故因

奏請而併及之望可勝惶惕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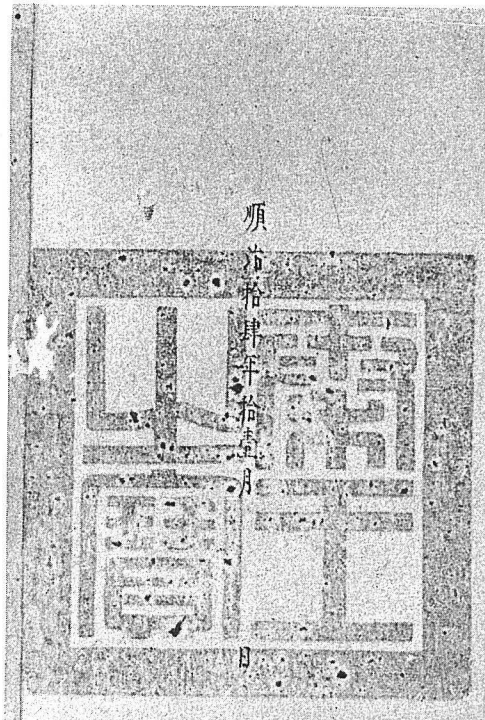
命之至爲此除具

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

右　具

揭

帖



順治拾肆年拾壹月　日